

陳鐘凡著

文學叢書
第一種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中華書局印行

陳鐘凡著

文學叢書
第一種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批評史目錄

第一章 文學之義界……………一——六

(一) 文之本義及歧義

(二) 歷代文學之義界

(三) 近世文學之義界

第二章 文學批平……………六——八

(一) 批平之意義

(二) 批平之派別

第三章 中國文學批平史總述……………九——

第四章 周秦批平史……………九——一四

(一) 孔子詩說

(1) 刪詩 (2) 論關雎 (3) 論詩

282631

(二) 卜商詩說

(三) 孟軻詩說

(1) 論小弁, 凱風 (2) 讀書論世 (3) 以意逆志

(四) 荀卿詩學及詩平

(1) 荀卿傳, 毛詩, 魯詩, 韓詩 (2) 中聲說 (3) 論風, 雅, 頌

(五) 結論

第五章 兩漢批平史……………一四——二

(一) 司馬遷文平

(1) 平詩 (2) 平離騷

附司馬相如辭賦說

(二) 揚雄賦平

(三) 班固詩賦分類

(四) 王充論文

- (1) 文實並茂
- (2) 黜虛妄
- (3) 文言一致
- (4) 文貴淺露
- (5) 不求純美
- (6) 不尚模倣

第六章 魏晉批評史……………二二——三二

(一) 曹丕典文論

- (1) 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 (2) 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 (3)

- 論文體 (4)
- 論文氣 (5)
- 論文學之價值

(二) 曹植論文書

(三) 應瑒文論

(四) 陸機文賦

(五) 摯虞文章流別論

(六) 李充翰林論

(七) 葛洪抱朴子平文

- (1) 不可貴遠賤近
- (2) 今實勝古
- (3) 尊子書，忽文藝

(4) 文各有弊 (5) 文宜繁富

第七章 宋齊梁陳批平史……………三一——六五

(一) 范曄文論

(1) 文士文之蔽短 (2) 文以意爲主 (3) 宮商清濁 (

4) 文筆之辨

(二) 謝靈運平文人

(三) 沈約聲律說

(1) 聲律說之發明 (2) 陸厥辨論 (3) 詩人名句之合於

聲律者 (4) 漢魏文體三變 (5) 晉宋文體又三變

(四) 劉勰文心雕龍

(1) 尙自然 (2) 重情性 (3) 驗性習 (4) 覘風會 (

5) 尙聲律 (6) 論駢偶 (7) 辨文筆

(五) 鍾嶸詩品

- (1) 反對聲病 (2) 反對用典 (3) 反對說理 (4) 詩
人品弟及其派別 (5) 詩學流變 (6) 總述五言大家 (7) 論四言五言利病
- (六) 蕭繹文筆辨
- (1) 古之學分二派——儒文 (2) 今之學分三派——學文筆
(3) 三派之得失 (4) 衡文人
- (七) 蕭統平陶集
- (八) 蕭綱論當代文體
- (九) 蕭子顯文學傳論
- (十) 江淹雜體詩叙
- (十一) 總述南朝文平之趨勢
- (1) 重聲律 (2) 尙采藻 (3) 緣情致 (4) 驗材性
(5) 覘風會 (6) 附裴子野雕蟲論

第八章 北朝批平史……………六五——六八

(一) 引說

(二) 顏之推家訓文論

(1) 文本諸經

(2) 文人無行

(3) 尙理氣

(4) 北朝

尙質之風

第九章 隋唐批平史……………六八——一〇七

(一) 隋代文平

(1) 李鄂上書說

(2) 煬帝平當時文士

(二) 初唐文平

(1) 晉書文苑傳叙

(2) 姚思廉梁書文學傳叙

(3) 姚思

廉陳書文學傳叙——以上江左派

(4)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叙

(5) 令狐德棻周史王褒庾信傳贊

(三) 盛唐文平

(1) 李白復古說 (2) 杜甫清新說 (3) 劉知幾史平 (4)

A) 論史體 (B) 論敘事 (C) 論用晦 (D) 論詞藻

(E) 論摹擬 (F) 論言語

(四) 中唐文平

(1) 韓愈詩文平 (2) 柳宗元文說 (3) 李翱文說 (4)

皇甫湜平當代文人 (5) 元稹論樂府詩 (6) 白居易論詩

義

(五) 晚唐文平

(1) 尚格律 (2) 重神味

第十章 兩宋批平史……………一〇八——一二八

(一) 詩平

(1) 張戒歲寒堂詩話 (2) 陳嚴肖庚溪詩話 (3) 胡仔茗

溪漁隱叢話 (4) 嚴羽滄浪詩話 (5) 魏慶之詩人玉屑

(6)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二) 詞平

(1) 王灼碧雞漫志

(2) 張炎詞原

(3) 沈義父樂府指迷

(4) 附李清照說

(三) 駢散文平

(1) 王銍四六話

(2) 謝伋四六談塵

(3) 陳騏文則

(4) 宋代古文平

1 載道說

2 明理說

3 廣識說

4 博學說

5 養氣說

6 文理

7 論文人

8 論銘

第十一章 元明批平史

……… 一一八——一五〇

(一) 詩平——元代詩學之趨勢,明代詩學之趨勢

(1)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2) 李夢陽論詩

(3) 何景明論

詩 (4) 李攀龍論文

(5) 王世貞尊秦漢說

(6) 公安

派及竟陵派說之反動

(二) 駢散文平

(1) 王慎中說

(2) 唐順之文編

(3) 茅坤文鈔

(4)

歸有光說

(三) 詞曲平

(1) 朱權太和正音譜平曲家

(2) 沈德符顧曲雜言

(3)

王世貞藝苑卮言

(4) 呂天成曲品

(5) 徐渭南詞叙錄

(6) 王驥德曲律

第十二章 清代批平史

一五〇——一七〇

(一) 詩平

(1) 神韻說——王士禛

(2) 寄託說——屈復

(3) 聲調

說——王士禛趙執信

(4) 肌理說——翁方綱

(5) 格調

說——沈德潛

(6) 性靈說——袁枚

(二) 詞曲平

(1) 徐鉉詞苑叢談

(2) 毛奇齡西河詞話

(3) 朱彝尊詞

綜——浙派

(4) 張惠言詞選——常州派

(5) 周濟四家

詞選叙

(6) 戈載七家詞叙

(7) 馮煦六十一家詞選叙

8. 曲平

(三) 駢散文平

(1) 桐城派——方苞, 姚鼐, 曾國藩,

(2) 浙東派——章學誠

(3) 儀徵派——阮元, 劉師培

(4) 魏晉派——汪中, 李兆洛, 譚

獻, 章炳麟

參考書目

文學叢書 第一種 中國文學批評史

鹽城 陳鐘凡



第一章 文學之義界

(一) 文之本義及其歧義

言學術者必先陳其義界，方能識其指歸。中國文學之封域，歷世學者持說紛紜，莫衷一是。茲先就「文」之一詞言之。說文解字曰：「文，錯畫也，象交文。」廣雅釋詁云：「文，飾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文繡也。」是文以藻績成章爲其本義。厥後引申，涵蓋愈廣。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禮樂法制謂之文。（何晏論語集解說）詩淇澳叙：「美武公之有文章。」則威儀文詞謂之文。論語言：「文獻不足。」孟子言：「其文則史。」以典籍爲文。許慎言：「依類象形謂之文。」以文字爲文。左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言：「非文詞不爲功。」以口語爲文。蓋凡事

物之秩然有紀，及言詞之有緣飾者，並得斯稱，非僅就聯字成章，著於竹帛者言之也。定文爲篇籍之專稱者，原屬假名，非其本訓矣。

(二) 歷代文學之義界

以文爲文章者，始於孔子之作文言。(阮元說) 其門弟子學別四科，游、夏又以文學特著。然考子游專明禮義，子夏兼通五經，故論語言「學文」，言「博文」。皇侃並以五經六籍當之，則知孔門所謂文章，實經籍之通稱也。子貢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其義亦同。下逮戰國，荀卿言「將論先志，比類文學邪」。(非相) 又曰：「子夏、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大略) 墨子言「凡出言談，由文學爲之導也」。(非命中) 韓非言「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六反篇) 兼賅一切道術方術，並得稱文。史記儒林傳「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當與計偕，詣太常……一歲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自叙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並以文學爲一切學術之大名焉。後漢
王充論衡言：「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
 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佚文篇）更由學術推而至于德
 操。總之漢魏以前，文學界域至寬，凡以文字著之竹帛，不別駢散，有韻無韻，均得稱
 之爲文也。至晉宋以後，文筆之辨乃起。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世
說新語：「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樂爲述已
 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
 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由是劉勰文心雕龍引時論，乃以
 「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梁元帝金樓子乃言：「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謂之文……
 文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立言篇）合而觀之，是有情采
 聲律者爲文，無情采聲律者謂之筆，故文學之界畫，自南朝而始嚴也。蕭統選文，因
 著三例，以爲「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
 友，豈可重以芟蕘，加之前削？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

之所選，又以略諸……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文選叙）而文則取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於翰藻。是別經史子於文學之外，以文章爲集部之專稱也。降及唐人，以筆爲文，文章之界又復漫漶。韓愈進學解謂：沈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上規姚似，盤誥，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宏中肆外。柳宗元亦言：每爲文章，本之詩書禮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由是學者不以聲律采藻相矜尚，而以平易奇奧爲古文矣。宋元以來，文宗散體，相沿未變，清世章學誠起而辨之曰：「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文史通義外篇方志三書議）阮元亦曰：「孔子文言實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非振筆從書者比，非佶屈澁語者比，是故昭明以爲經，子史，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書文選叙後）仍思嚴定文界，從南朝之舊說也。輓近學者，或以文爲

偶句韻語之局稱，或以文爲一切著竹帛者之達號，異議紛起，訖無定論，進觀遠西學者之持說，亦未嘗不如是也。

(二) 近世文學之義界

法國批評家佛尼 Vincet 謂：「凡人彙合其一身而表見于他人之文章，皆謂之文學。」英國批評家埃諾特 Mathew Arnold 曰：「文學乃一廣博之名，其意指一切繕寫或印刷之書籍。」至美國亨德 Theodore W. Hunt 著文學原理及問題一書，乃檢討諸說，而下一精確之定義曰：「文學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現思想之文字也。」

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知彼之所言感情、想像、思想、興趣者，注重內涵。此之所謂采藻。聲律者，注重法式。實則文貴情深而采麗，故感情、采藻二者，兩方皆所並重。特中國鮮純粹記事之詩歌，故不言及想像；遠西非單節語，不能准聲遣字，使其修短適宜，故聲律非所專尚。此東西文學義界之所以殊科也。今以文章之內涵，莫要于想像、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則必藉辭藻、聲律以組纂之也。姑妄定文學之義界曰：

『文學者，抒寫人類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以辭藻，聲律，使讀者感其興趣，洋溢之作品也。』

本章參考下列各文

阮元 文言說

阮福 文筆對

劉師培 廣文言說

文筆詩筆詞筆考

文說五則

章炳麟 國故論衡上

文學論略

第二章 文學批評

(一) 批評之意義

詩文之有評論，自劉勰鍾嶸以來，爲書衆矣，顧或究文體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爲例各殊，莫識準的。則以對於「批評」一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考遠西學者言「批評」之涵義有五：一也。讚美，二也。判斷，三也。比較及分類，四也。鑑賞，五也。若夫批評文學，則考驗文學作品之性質及其形式之學術也。故其於批評也，

必先由比較，分類，判斷，而及于鑑賞；讚美指正特其餘事耳。若專以討論瑕瑜爲能事，甚至引繩批根，任情標剝，則晶藻之末流，不足與於言文事矣。

(二) 批評之派別

近世之言批評者，封域廣泛，其方式可別十二類言之——

1. 歸納的批評 將各種特殊的文學，加以說明及分類也。
2. 推理的批評 借歸納所得之結論，建立文學上之原則及其原理也。
3. 判斷的批評 以前法所得之原則原理，估量各派文藝之價值，判斷其優劣也。

4. 考訂的批評 訂正作者原著之誤謬，及別裁其真僞也。

5. 歷史的批評 敘述作者之生平與其著述之關係，更推論作者之著作思想與其時代環境之關係；更旁徵其所受於前人，時人之影響，及家庭種族之薰陶，以資論斷，謂之歷史的批評。若僅綜合其時人之意見，參以己意，則非精審之批評者所敢取也。

6. 比較的批評 分別作者或作品屬於某種某派，而定批評之方法也。
7. 解釋的批評 以一己之意見，解釋各家作品，此類批評，無殊創作，最宜取法。

8. 道德的批評 主張人生的藝術派者，每以道德為批評之準的。

9. 審美的批評 主張藝術的藝術派者，則以審美為批評之準的。

10. 印象的批評 對於作品所得之印象，發為讀後感焉。

11. 欣賞的批評 就作品中之優點，加以欣賞而以公正之眼光批評之。

12. 科學的批評 純采科學的方法，搜集材料，比較而評論之。

前陳十二種方式，歸納、推理、判斷三者，為一切批評之基礎；歷史的批評則又最適宜於研究。故本書於此編外，擬再用此四種方式，對於古今各派文藝，略事衡量。自揆寡陋，智等挈瓶，敢標獨見以示人，聊竭微明以待正已耳。

參考書

Winchester'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ulton's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Huds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第三章 中國文學批評史總述

文學評論，遠西自希臘學者亞里斯多德以來，訖於今日，已成獨立之學科矣；中國歷代雖無此類專門學者，然古人對於文藝，欣賞之餘，未嘗不各標所見，加以量裁：如曹丕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皆其嚆矢也。惜曹陸之作，並屬短篇，摯李之書，均歸散佚，惟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獨存，二者皆論文之專著也。此外若宋書謝靈運傳論，北史文苑傳叙，唐書文苑傳叙等編，又屬斷代爲書，未遑博綜今古。此後論文之書，如歷代詩話，詞話，及諸家曲話，率零星破碎，概無統系可尋。茲摭摭宏綱，覘其辜較，著之於篇，並考其評論之準的焉。爰分八期述之：

第四章 周秦批評史

(一) 孔丘詩說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

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又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孔子刪詩與否，是屬別一問題，特輯錄古代詩歌，成一專書，實始于孔子。且其取詩之準的，一面求施諸禮義，一面又務合于樂歌，故曰：「禮樂可述」也。其平日論詩之語，載諸禮記經解篇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言詩人之風尚也。婉約豪放，兩者原當並重，孔子論詩則以溫柔爲先，蓋儒者以寬柔爲教也。論語論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似不易瞭。集解引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是蓋言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於淫且傷焉，非妙解音律者不足與語此矣。」論語又言：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集解引孔曰：「興引譬連類，觀風俗之盛衰，羣居相切磋，怨刺上政。」蓋興與怨所以自慰，觀羣所以感人，四者皆言詩之功用有裨于政教，則純屬道德的批評。蓋儒

家重倫理，故每以政教眼光衡量一切藝文，不知文學本身自有其價值也。

(二)卜商詩說 孔門詩學，傳於子夏，鄭玄詩譜以大叙爲子夏作。陸德明經

典釋文遵用其說。宋人獨齷齪置辯。今按大叙說詩之起原及其功用曰：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考此說雖本于樂記，而其論詩當重情感，音律，則古今不磨之定則。其分詩爲風雅頌之三類，尤符歸納的批評之旨焉。

(三)孟軻詩說 史記稱「孟子敘詩書，述仲尼之意。」(孟荀列傳) 趙岐

亦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子題辭) 陳澧攷孟子一書，引詩者三十

論詩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凱風，不素餐兮。) (東塾讀書記) 其論小弁凱風曰：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

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蓋由兩詩措辭，推知其深意也。其論讀詩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又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則注重文學背景及作者之旨趣焉。

(四)荀卿詩學及詩平 汪中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

典釋文敘錄：『毛詩，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

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毛詩荀子之傳也。漢書楚

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鹽鐵論云：

『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漢書儒林傳：『申公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

受詩。』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

四。韓詩荀卿子別子也。』(述學荀子通論) 今觀其書，引詩雖多，而論詩之語則

甚少。勸學篇：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楊倞注：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或謂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孔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則他詩未必盡然。（郝懿行說）不知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是雅頌之聲，以「樂而不流」爲主，故詩貴乎「中聲」。此以音樂眼光平詩也。其儒效篇又分論風雅頌曰：

詩言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廣）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

言風取其能節人情，小雅取其文飾國政，大雅取其廣大，頌取其通感盛德。此儒者

對三百篇之平論也。

(五) 結論

以上並先秦儒家平文之語。其時既無批評專家。更無批評專書。實無批評學之可言。故就其議論所及。約略述之。其批評文學之準的。不外二事：

- 一、施於禮義。求其無邪；
- 二、合於樂歌。貴乎中聲。

凡此均儒家之偏見。儒家蓋以文章爲緣飾禮樂之工具。不認其有獨立之價值也。

第五章 兩漢批評史

(一) 司馬遷文平 太史公史家也。其史記自序平詩人曰：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詩三百篇。大底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此下三句總括前文西伯演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著離騷……而謂「詩皆賢聖發

憤之作」謂「詩書義微言約。欲遂其深思」排除一切，獨以發憤抒情爲文，則史公之獨見也。其屈原傳論離騷曰：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常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常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濯淖汙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此節暢論屈原發憤之原因，及離騷之價值，而以「文約辭微志潔行芳」八字賅之，可謂形容盡致。考「國風好色不淫」以下，至「於日月爭光可也」數語，本諸

淮南王安離騷傳序（楚辭補注王逸章句敘注引）然亦可見史公之于屈原，能見其深者矣。

（附錄）司馬相如以辭賦擅名，其論文之語不可見。劉氏西京雜記載其論辭賦之作法云：

其友人盛覽，牂柯名士，常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當時文體，莫大于賦，故相如之言，僅及辭賦，其分賦爲心跡兩者言之，內貴乎網羅宏富，而外則以經緯纂組，宮商諧叶爲極則，此雖非論文之言，亦足徵當時對於辭賦之旨歸矣。

（二）揚雄賦平 子雲著法言，每有論文之語，吾子篇曰：

或問「君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按漢書相如傳引雄說，「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其本傳又曰：「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此皆揚氏論賦，尙則黜淫之說也。然而淫則不同，皆以麗爲極則，則漢人平文標準之大異夫。先秦者矣。至問神篇言：「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則泛論一般文學，非平文之要語也。文選注引法言逸文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

其著意于虛，長卿亮不可及。」論兩家得失，亦覺平允。

(三)班固詩賦分類 班固志藝文，其詩賦略本劉歆說，分詩賦爲二類：

1. 不歌而誦之賦；
2. 歌詩。

賦復分四類：

1. 屈原以下二十家賦。
2. 陸賈以下二十一家賦。
3. 孫卿以下二十五家賦。
4. 雜賦十二家。

其平詩賦則注重風諭，不專以修辭爲先。故曰：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與楊氏「麗則」並崇之說相出入。

(四)王充論文 西漢學者平文，如上舉諸家，其說互相印證，無大差池。東漢文學之士，不少概見。而其論文，則有異軍特起，獨抒己見者，厥惟王充。充平文之言，詳於論衡之超奇對作，藝增自紀諸篇。首別學者爲四類：

1. 儒生——能說一經者。
2. 通人——博覽古今者。
3. 文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
4. 鴻儒——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

文人之地位，勝儒生、通人者，以「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文人則「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鴻儒又踰文人者，以文人「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鴻儒則「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於外。」且「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彼其所謂文，實指「上書奏記，興論立說。」諸端與前列諸家之專認辭賦爲文者殊科。故其平文之言，亦大異前世，概而論之，不外數端。

1. 文。實。並。茂。

實誠在胸臆，文墨藉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故文見而實露也……苟有文

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

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同上

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同上

2. 黜。虛。妄。

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對作

實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同上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

——藝增

3. 主。文。言。一。致。

夫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

——自紀

4. 貴。淺。露。易。觀。

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分解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同上

5. 不。求。純。美。
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義欲顯白其爲，安能而無譴毀？——同上

6. 不。尚。模。倣。
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同上

充蓋主張寫實主義者，故重思想，輕修辭。以科學家眼光平文，無怪其云然也。然亦可見漢衰文敝，故學者平文之標準，大異前世矣。總之：漢世雖重辭賦，然諸家論文，

仍不脫先秦儒家之窠臼也。

第六章 魏晉批平史

建安以還，文士輩出，論文之風，亦不著於斯時；惜其說多散佚，今考其見稱於劉勰者，文心雕龍序志篇曰：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世之才，或詮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題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按隋書經籍志所載，摯虞以下，論文諸書，當時最盛。劉氏所舉，特其犖犖者耳。

(一) 魏文述典 蓋指典論論文著在文選。其說略別數端：

1. 文非一體，鮮能備善。試就當代諸家徵之：

a 王粲徐幹——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

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衡，蔡邕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b 陳琳阮瑀——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c 應瑒劉楨——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d 孔融——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

及其所善，揚（雄）班（固）儔也。

平七子得失，言並精審，當與「與吳質書」參觀。

2. 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常人闇于自見，明于燭人，文士尤勝，故相輕之習，自古如斯，此批平之所以每流于謾罵。非審己度人之君子，不足以免斯累，不足以言論文也。

3. 論文體。

a 奏議宜雅，

b 書論宜理，

c 銘誄尙實，

d 詩賦欲麗，

前二者散文，後屬韻文，體各有尙，各以一言定之。

4. 論文氣 其說曰：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氣有清濁，雖父兄子弟，不能相移，此實指「才性」言之，爲後世陽剛、陰柔說之本，與唐宋人之以「語勢」爲「文氣」者不同。

5. 論文學之價值 其說曰：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言文學有永久之價值也。統觀魏文此論，平人僅及七家，論文止于四體，故謂其「密而不周」。

(二) 陳思序書 謂與楊德祖書也。中列序當日文士曰：

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

所舉僅六子，視子桓去阮瑀孔融而增楊修，對於諸家文學，茫無定平。其下又曰：「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是亦重視批評學者。然又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疾。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辨，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不知批評文學與文學之區別也。至言「辭賦小道，未足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則不知文學之價值，故謂其「辨而無當。」修答書駁之曰：「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警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其見賢于子建遠矣。至梁簡文帝蕭綱則曰：「不爲壯夫，揚雄

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家亦小辨破言。」（答人書）駁斥之尤不稍寬假。

（三）應場文論 應場文質論，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云「丕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蓋言文質之宜，非文論也。不識彥和所謂「疏略」者，果指此否？

（四）陸機文賦 文著蕭選，備言運思命筆，立意遣辭之要，屬於修辭學者居多。中間惟論體製數語，為後之論文者所矜式。錄之如次：

1. 詩緣情而綺靡；
2. 賦體物而瀏亮；
3. 碑披文以相質；
4. 誄纏綿而悽愴；
5. 銘博約而溫潤；
6. 箴頓挫而清壯；
7. 頌優游以彬蔚；

8. 論精微而朗暢；

6. 奏平徹以閑雅；

10. 說煒曄而譎誑。

兼論駢散。語至精覈，清王闓運暢發其旨曰：「詩承也，揚也。承人心性而揚之，風上化下，使感于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起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詞，自狀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賦者詩之一體，卽今謎也。亦隱語而使人自悟，故以諭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于物而貴清明也。銘記一類也，言欲博，典欲約。箴當從耳聽，故尙頓挫。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遊，不可妄譽。以上有韻之文，詩之支流，專主華飾，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奏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說當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使反于正，非尙詐也。以上皆無韻之文，單行直敘。」按杜甫詩「陸機二十作文賦」是此文作於入

洛以前。以其爲賦體，勢難如散文之條貫畢具也。譏其碎亂，毋乃過當？

(五) 仲洽流別 隋志著錄摯虞文章流別集五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今並散佚。嚴可均全晉文七十七得其論頌，詩，七賦，箴，銘，誄，哀辭，碑銘，圖讖十餘則，錄其要略如次：——

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於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所舉四過，足箴漢魏賦家之失。

(六) 宏范翰林 李充翰林論已佚，嚴輯全晉文存其賦，頌，表，駁，議，奏，盟，檄諸條，蓋以沈思翰藻爲先。

至桓譚新論求輔篇，道賦篇，雖有論文之說，無關宏旨。劉楨應貞之說，並無可考。陸雲與兄平原書，大氏商量文事，茲錄其要。

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也。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

(七)葛洪抱朴子文說 劉勰所未引者，復有葛洪之說。抱朴子 鈞世 尙博 辭 義 喻蔽 百家等篇並有論文之言，其說如次——

1. 不可貴遠賤近。

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

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鈞世

按此說同符王充，特加詳耳。

2. 今實勝古。

尙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采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臘，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論宮

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于偶二賢之所作也。——鈞世

貴古賤今，學者通病。葛氏主文學爲進化的，實有創解，非拘墟者所敢言也。

3. 尊子書，忽文藝。

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駁拙，以虛華之小辨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弁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尙博

蓋注重說理之散文，忽視抒情之詩賦，主張廣義文學者也。其說又於百家篇暢發之。

4. 文各有弊

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中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辭義按屬文之弊，豈僅止此？葛氏之言，實多掛漏。

5. 文宜繁富

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喻蔽

視王充所謂：「文多勝寡，」「事案文不得褊」者，如出一轍。故洪每歎仲任爲冠倫大才。蓋兩家皆推崇論著之散文者也。

中國論文之有專著也，始于魏晉。時人論文，既知區分體制，爲比較分析的研尋；又能注重才性。蓋彼等確認文章有獨立之價值，故能盡掃陳言，獨標真諦，故謂中國文論起于建安以後可也。

第七章 宋齊梁陳批平史

魏晉文論，雖較盛前世，然斯時文學猶未嘗別自成科。自宋文帝於儒，玄史三

館外。別立文學館，由是文學特立一科。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稱極衆。中古批評之風，莫盛于斯。茲舉其著者言之——

(一) 范曄文論 蔚宗論文之言，見其獄中與諸甥一書，說至精到。

1. 文士文之蔽短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韵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

當時一般文士作品之疵累，四語盡之。

2. 文以意爲主

常謂情志所託，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蓋先內容而後及於采藻（抽芬芳）聲律（振金石）也。

3. 宮商清濁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處，從有會此者，不必從

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

南史陸厥傳稱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其端蓋啟於此。其云：「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處，從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亦猶沈約所謂：「自靈均以來，此祕未睹，或闕於理合，匪由思至。」音律誠時人之創解也。

4. 文筆之辨

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

有韻爲文，無韻爲筆，說亦本此。擘又自平其史傳之文曰：「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敘論，筆勢從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云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雖出於自譽，非過論也。

(二) 謝靈運平文人 靈運論文，見其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其詠魏太子曰：

「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推崇雖至，然論其學未及

其文也。至其平王粲則曰：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平陳琳曰：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平徐幹曰：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故仕世多素辭。

平劉楨曰：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平應瑒曰：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平阮瑀曰：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平平原侯植曰：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則於個性外，兼及際遇。蓋文士藻繪之作，異於常人之矢口直陳，故其成就，繫於才性者少，由於風會者多。是故子桓乘尊，則其辭雍容；子建憂生，則出言悽厲。仲宣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則體近陳思。（沈約謂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元瑜職掌書記，有優渥之言，則勢同文帝。凡是氣體清濁之殊，皆時會使然，非僅才性有以限之。則謝氏不刊之說也。（庾子山早年綺麗，入周後乃有蒼涼之致，尤其明徵。）

（三）沈約聲律說 齊梁文學大異前世者，爲聲律之發明。南史言：「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河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陸厥傳）斯說也，約實導其先聲。考約宋書謝靈運傳曰：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

此永明聲律論之辜較也。其言「前有浮聲，後須切響」者，所以判低昂，審平仄，蓋一句之中不得純用平聲字，或仄聲字也。言「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者，劉勰文心雕龍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蓋謂一句之內，不得兩用同聲或同韻字也。以此製詩，舍南史所列「平頭，上尾，蠶腰，鶴膝」外，尙有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四者，是爲「八病」。聲病之說既昌，律體之製斯衆。影響所及，訖於隋唐，文則漸成四六，詩則別爲近體，各鑄定型，而文人才性由是汨沒矣。

約又自矜創獲曰：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時陸厥致書辨之曰：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睹，茲論爲何所指邪？

陸氏謂聲律之說，實始曹劉，今按典論論文云：「氣之清濁有體，」非言聲律清濁。公幹體勢之說，今無可考。惟文心雕龍定勢篇云：「公幹所談，頗亦秉氣。」此言氣質，故作勢解。其上文引公幹語亦云：「辭已盡而勢有餘。」見劉實主氣勢者也。陸說似失。至士衡文賦云：「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錡崎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猶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紱，故渙忍而不鮮。」實文學聲律論之發端。先沈氏而言者也。

約答書曰：「自古詞人，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蓋勇於自信，遂至目無古人，故致陸厥之譏也。約本此標準以論文曰：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蓋歷舉曹植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粲七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孫楚陟陽侯詩「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融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諸句，賞其聲調妍美，音律調諧也。又歷述魏以來文學之流

變曰：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此言漢魏文體，導源風騷，其意製相詭，略別三派。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尙賦頌，皆體別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文章大盛。」（文選注引）蓋西漢文士，鮮作五言，故馬班以辭賦競爽。五言之興，肇始東京，至建安乃益振發，故曰「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主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諱文，以文被質。」言至此以上，質勝於文也。至晉宋文體，又有三變。

1.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遺風餘烈，事極江右……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

2.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玄之氣，

3.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范後昆。此言兩晉之學，玄談成習，中間惟潘陸之作，情深采縟，獨稱秀出，餘則恬憺之言，謬悠之理，黃茅白葦，彌望皆是。直至殷謝嗣興，風氣始改。鍾氏詩品云：「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蓋滌除玄覽，振以風華，返質趨文，機由此啟。至宋初文詠，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顏謝乃應運而興矣。

前世論文，多屬短章，其敷陳詳覈，引證豐饒，枝葉扶疏，條理畢見者，惟蕭梁劉勰鍾嶸二氏之著書乎？斯中國文論集大成之世也。茲分述之——

(四) 劉勰文心雕龍 書凡五十篇，分上下二卷。上卷自原道，徵聖，宗經以下，直至議對，書記，凡二十五篇，分論文體。所謂「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統舉，上篇以上，綱領明」者也。下卷自神思，體性，風骨，通變，直至程器，敘志，凡二十五篇，泛論原理，所謂「割精析采，籠圈條貫，瀉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敘，褒貶於才略，昭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

篇以下，毛目顯」者也。蓋其上卷注重比較分析，下卷言原理，原則，視近世歸納的，及推理的批平，頗有同符。其批平標準如左：

(1) 尚自然。齊梁文翰，侈言用事，學者浸以成俗，轉為穿鑿，齊書所謂「緝比事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鍾嶸所以病「文章殆同書抄」也。劉氏矯之，首明自然，其言曰：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明道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詩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物色

(2) 重情性。南朝之文，日趨縵麗，蕭子顯謂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南

齊書文學傳）古典主意，斯時極盛。矯正之道，莫重於情性。物色篇曰：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辨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也。昔詩人篇

什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情采

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顯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

(3) 驗性習。性屬先天，習由人力，文章所以宣情達志，當知作者之個性及其學養；故權論文辭，則性習二者宜加之意焉。體性篇曰：

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本；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體性

劉氏更本此以驗古今文士曰：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

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韶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至才略篇專論個性，言之尤詳。

(4) 胡風會。文運隆替，每因時會為轉移。蓋世治則心泰而聲樂，世亂則心戚而音悽，文學盛衰，固與環境有絕大之關係也。劉氏論之曰：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可得言乎……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叙

(5) 尚聲律。聲律之說，南史以為「彌為麗靡」，詩品病其「轉傷真美」。總主自然，仍不廢此說者，蓋以其書初成，未為時俗所稱，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邀時譽。故約重其書，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南史本傳——蓋心賞獨在此也。其說曰：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啞。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通。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聲律

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詞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同上

按此言「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啞。」卽沈約所謂「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謂一句不得兩用同韻或同紐字也。言「聲有飛沈，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卽沈氏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謂一句不得純用平聲或仄聲字也。是劉氏之說，同符沈約，其他無所發明也。

(6) 論駢偶 漢魏以來，文趨駢偶，但聲病之說未起，對偶之法尙寬。齊梁以降，沈謝並作，精研宮商，致力駢辭，文乃益趨新巧。劉氏云：「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昏睡耳目。」(麗辭篇) 於駢麗之弊，言之甚切。然中國文字，原屬單音，比物

醜類，修短適均，協異引同，奇偶易配。故劉氏又云：「高下相須，自然成對。」云：「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明古代偶語，勢出自然，非盡出於矯揉造作也。然其下文又云：「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文章意苟匹敵，不必句度整齊。又云：「奇偶適度，不勞經營。」又云：「迭用奇偶，節以雜佩。」明奇偶所施各當，不必泥於定格也。其言最爲圓通，信足解偏執者之煩惑矣。

(7) 辨文筆 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雖於當時文筆之辨，不盡從同。然其書由辨騷，明詩樂府，以訖諧隱，並屬論文；史傳諸子，論說以訖書記，乃屬敘筆。是劉氏所論，雖文筆並包，其界畫終未嘗溷淆也。

(五) 鍾嶸詩品 鍾氏詩品詳述漢魏以來，訖於齊梁，各家派別利病，其言雖未盡瑩，然其批平當時文學之卓識，有足多者：

(1) 反對聲病 昔沈約倡聲病之說，自矜獨得，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時陸厥遺書駁詰，多所獻疑，終未常持反對之論也。至鍾氏則根本反對之，曰——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二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襲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碍。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蓋以古者詩必入樂，故多協律；今既不被管弦，則無取聲韻。一也。襲積細微，斷喪才性，致文多拘忌，實增疵累。二也。鍾氏蓋主解除一切拘束，返於自然者也。

(2) 反對用典。自宋顏延之爲文，喜用古事。於時化之。齊梁之際，任昉用事尤多，都下之士慕之，轉爲穿鑿。南史言：「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靈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王湛傳)又云：「武帝(梁)每集文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劉峻傳)當時安成王秀使劉峻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武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同上)由是類書大興，文貴數典，不復能自鑄偉詞矣。鍾氏駁之曰：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費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太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旣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

明詩文以抒情體物爲尙，不以數典隸事爲工也。故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蓋指事造形，窮情寫物，語必貴乎清新，言必貴乎已出。若動輒用事，則文不得奇；數典過多，則彌見拘束，亦何取焉。

(3) 反對說理 至其反對以詩說理，則言：「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可謂慨乎言之。

(4) 詩人品第及其派別 詩品拈撫病利，凡百二十人，分爲三品。上品十一人：

1 李陵。2 班姬。3 曹植。4 劉楨。5 王粲。6 阮籍。7 陸機。8 潘岳。9 張協。10 左思。11 謝靈運。

中品二十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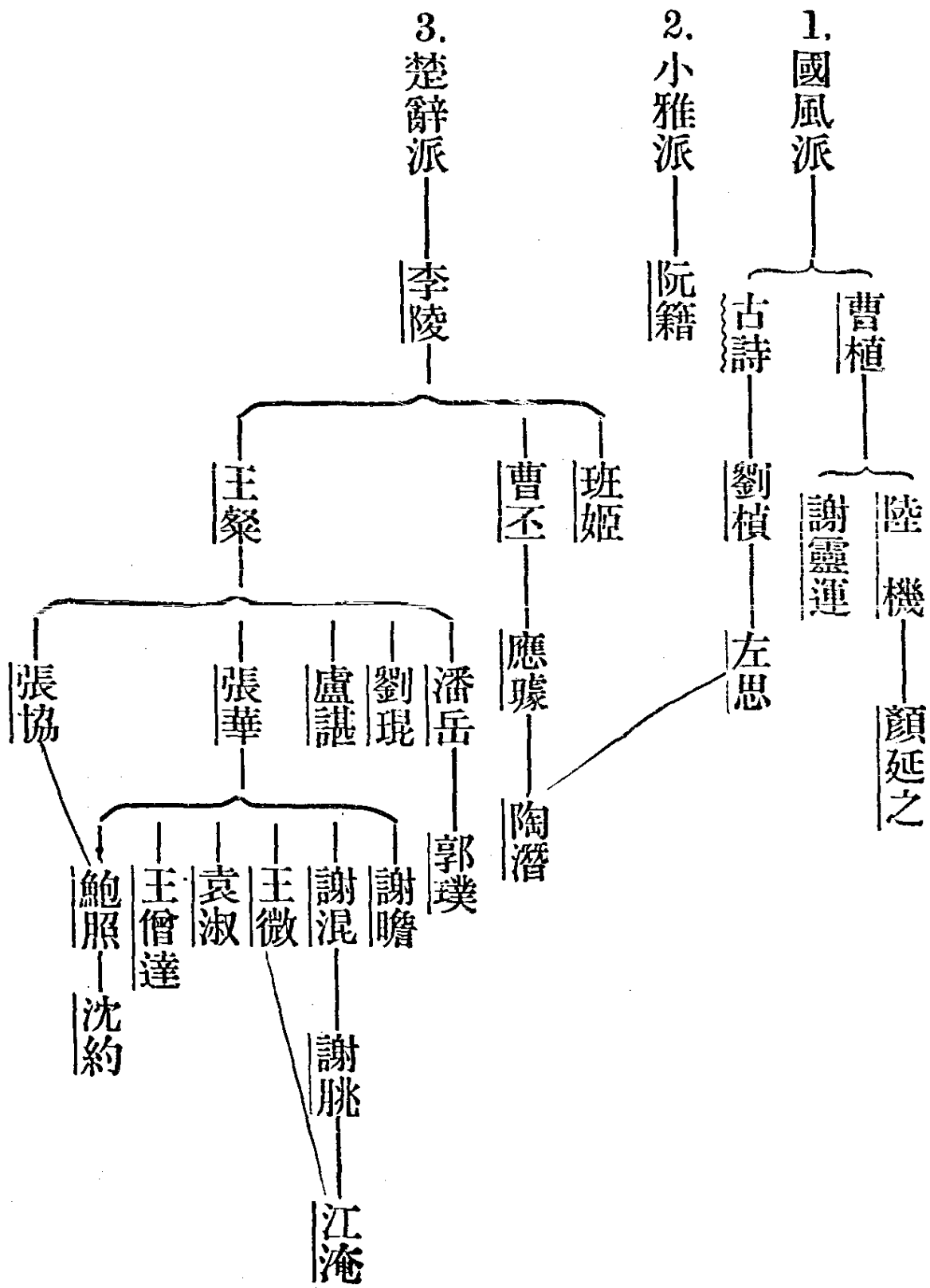
1 秦嘉及其妻徐淑。2 曹丕。3 嵇康。4 張華。5 何晏，孫楚，王讚，張翰，潘尼。6 應璩。

7 陸雲，石崇，曹攄，何劭。8 劉琨，盧諶。9 郭璞。10 袁宏。11 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12 陶潛。13 顏延之。14 謝瞻，謝琨，袁淑，王微，王僧達。15 謝惠連。16 鮑照。17 謝眺。18 江淹。19 范雲，邱遲。20 任昉。21 沈約。

下品七十二人——

1 班固，酈炎，趙臺。2 曹操，曹睿。3 王彪，徐幹。4 阮瑀，歐陽建，應貞，嵇含，阮佃，嵇紹，棗據。5 張載，傅元，傅咸，繆襲，夏侯湛。6 王濟，杜預，孫綽，許詢。7 戴逵，殷仲文。8 傅亮。9 何長瑜，羊曜璠，范曄。10 劉駿，劉鑠，劉宏。11 謝莊。12 蘇寶生，陸脩之，任曇緒，戴法興。13 區惠恭。14 惠休，道猷，寶月。15 蕭道成，張永，王文憲。16 謝超宗，邱靈翰，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17 毛伯成，吳邁遠，許瑤之。18 鮑令暉，韓蘭英。19 張融，孔稚珪。20 王融，劉繪。21 江祐。22 王巾，卞彬，卞錄。23 袁嘏。24 張欣泰，范縝。25 陸厥。26 虞羲，江洪。27 鮑行卿，孫察。

左：都凡百二十有二人，其言詩人之源流，約分三派，以漢魏以來詩人分隸之，列表如



按鍾氏論某家源出於某，言之確鑿，不知何所根據？更不知依何標準。如謂古詩出于國風，其思致尙可比擬；李陵出于楚辭，其體製亦或從同。（漢書李陵傳載蘇武還，李陵置酒賀，因歌「徑萬里兮渡沙漠……云云」猶是楚聲。故謂李詩出于楚辭可也。）若夫小雅言多直陳，與阮氏之志存刺譏，文多隱避者，似非一律，未容聯類並觀。他若謂靈運出于陳思，淵明出于應璩，尤不足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辨此最詳。）蓋記室一偏之見，不足以昭示來茲也。又其品弟之間，間有未合，清王士禛亦多駁語。然紀昀謂：「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至南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則尤臆測之談，不足以誣昔賢矣。

(8) 詩學流變 其總平歷代詩學之變遷，約分八期——
1. 五言詩之起源

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
按夏歌出于梅賾偽古文，不可信。劉氏文心章句篇謂：「四言廣于夏年，洛汭之歌

是也。五言見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按詩騷中雜有五言之句，亦不足爲五言肇始之確證也。

2. 西漢詩

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固是炎漢之製，……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按文心明詩篇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典，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可知西漢無五言之製，蘇李贈答及班詩固不足據。（文心「李陵班婕妤好見疑于後代。」蘇軾亦以蘇李贈答詩爲六朝人擬作，章樵古文苑注亦謂非真。）十九首亦未必出於西京也。

3. 東漢詩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按沈約謂「平子艷發，文以情變。」今篇什零落，班氏外可考者絕尠。至蔡邕孔融則開建安之先聲矣。

4. 建安詩

降及建安，曹氏父子，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按漢魏之際，爲五言極盛之期。文心明詩篇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從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按此時詩篇，詞美調高，異乎前世之質言，及閭里之凡響矣。

5. 魏詩

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

文心明詩篇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蓋魏晉玄勝之談盛，而詩學微矣。

6. 太康詩

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文心明詩篇曰：「晉時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謂五言復盛于西晉，此時詩篇，結藻清英，流韻綺靡，特風骨不如建安之壯盛耳。

7. 永嘉訖江左詩

永嘉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爰及江左，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勦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

按詩品下云：「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蓋自西晉，玄言日昌，詩多枯談，風騷道盡，適麗不聞，雖有郭劉兩君之矯健，不足以振其頽風也。

8. 義熙元嘉詩

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

按晉宋之際，詩體又變，至靈運而別創新聲。文心明詩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6) 總述五言大家

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此言曹陸謝三家能轉移前代風氣，反質崇文，歸諸雅則，故足弁冕一時，流譽來茲也。

(7) 論四言五言利病

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按文心明詩曰：「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蓋風雅之音，四

言居多，故古人多目之爲正體。至語文隨時叙以演進，句讀亦由短而之長，亦勢所必然，無可避免。故後人寫景抒情，多驅遣五言，無復遵古製者矣。

(六)蕭繹文筆辨 梁元帝蕭繹著金樓子十卷，其立言篇論文筆之辨甚詳。

大旨如次：——

1. 古之學分二派：

古之學者，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

2. 今之學分三派。

a. 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

b. 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

c. 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3. 三派之得失

a. 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變通，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

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抱源知流，亦足可貴。——此論儒者。

b. 筆退則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惠與慧通）筆端而已。——此論筆。

c. 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此論文。

按元帝論學，論筆得失互陳，惟于文不加貶抑，知其所重在文也。綺縠紛披者采藻綺麗；宮徵靡曼者音節和諧；唇吻適會，謂其聲調鏗鏘；情靈搖蕩，謂其纏綿悱惻；蓋以情采聲色，齊梁所重。當世所謂文，異夫前世之所謂文矣。故曰：「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也。

4. 衡文人

潘安仁清綺若是，而平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

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此言文章關係學識。曹陸文學並茂，故能卓然成家。安仁止稱情切，元暉惟恃天才，乃居其次。彥升雖不通經，而善緝流略，斯有龍門之譽。文章之關係學識，不綦重歟？

(七) 蕭統平陶集 昭明叙文選 別文章於經史諸子以外，獨以沈思翰藻爲文，前既述之矣。其叙陶淵明集曰：

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具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遊泰華，遠求柱史。此其有助於風教也。按陶詩平澹質直，齊梁人無稱之者。故詩品抑置中品，稱其「篤意真古，辭興惋愜」。

「推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惟取其「懽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二語，謂爲「風華清靡。」於「採菊東籬」之句，反存而不論。知其所賞者在彼不在此也。昭明獨識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超衆理。」不羣謂其異于凡俗，精拔謂其真摯高超，誠確論哉！古人賞陶詩者自昭明始。至病其閒情一賦，則沿楊雄儒家之說，不知文學自身有其真美，固不以教訓爲鵠的也。

(八) 蕭綱論當時文體 南史簡文帝紀稱：「帝辭藻豔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魏徵梁論亦謂：「太宗神采秀發，華而不實，體窮淫靡，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其屬文好爲新變，故對於模擬古典文學，極口詆譏。觀其與湘東王蕭繹書曰：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事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由上說觀之，南朝文學雖趨綺麗，而摹經擬史，侈用故訓典制之作，仍繼續不絕，此一派也。又云：

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此言裴謝質文相反，各有其長，世之則效者僅得其所短，故實爲詬病。又歷論當代作者曰：

近代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可難復遇。

簡文蓋贊成聲律者，故其心賞獨在此數子也。南史沈約傳：「時謝元暉善爲詩，任彥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陸慧饒傳：「倕善屬文，武帝雅愛倕文，敕撰新漏刻銘石闕銘。」張士簡名率，著文衡十五卷，集三十八卷，今佚。全梁文收其繡賦，舞馬

賦。升逸周捨字。梁武不識四聲，問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南史謂其「博學精義理，故以才辨著稱。」

(九)蕭子顯文學傳論 蕭氏南齊書文學傳論言文學之義界曰：「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蓋主張文學表現性情者也。故對於齊代文學區爲二派，均所貶抑。其言曰：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

(1)一則啟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體之原出靈運而成也。

按此藝術派之文也。雖清綺靡麗，而無關性情。故曰「典正可采，酷不入情。」

(2)次則緝比事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

此古典派之文也。牽引故事，借表今情，張冠李戴，寓言何異？故文章直似書抄矣。

(3) 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鮑照之遺烈也。

此復古派之文也。鮑氏變革新體，效法漢魏，化復爲單，則紆徐者化爲險急，（鮑有擬阮詩擬陶詩。）工於起句，乃覺其發唱警挺，加以辭藻艷麗，故能獨異當時也。

(4) 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尙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詞。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蕭氏折衷三派，既尙天才，復貴人力，詞意相協，聲調妍美，乃爲名篇，惜學者各有所短，鮮能備善，斯爲憾耳。

(十) 江淹雜體詩叙 江文通爲雜體詩三十首，其叙曰：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國，（初學記作「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

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不其然歟？至於代（初學記作「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旨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

乃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平，人立矯抗，況復殊于此者乎！文（初學記作「夫」）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于李奇，上李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

然五言之興，諒非復古，但關西鄴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浮沈之殊，僕以爲亦各具美兼善而已。

蓋謂文雖以異時異地而殊製，然而各有專長，未容強判高下。論者揚彼抑此，褒貶隨心，任情甲乙，加之貴遠賤近，重耳輕目，文論愈紛，是非愈翳，何足以昭定式哉！

（十一）總述南朝平文之趨勢

統觀南朝文論，霞蔚雲蒸，亦云富矣。綜其大較，約別數端。

1 重聲律。聲韻之辨，起於魏晉，魏有李登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封演聞

（見記）晉呂靜仿呂澄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魏書江式傳）宮羽之辨，嚴于是時，特自永明以後，始應用之於篇什。當時除鍾記室外，鮮有不遵此者，雖以梁武帝之不好四聲，而其詩仍未嘗不用聲律也。

2. 尙采藻。士衡文賦作於入洛之前，謂「詩緣情而綺靡」已主華飾；魏晉玄風獨扇，詩多沖淡，潘陸則縛旨星稠，繁文綺合，至顏謝繼起，由數典而趨琢句，益重采藻。梁陳宮體方興，務爲側艷，遂開初唐新體之先聲。靡麗雖不可盡宗，文采終不宜擯棄，故文心有隱秀之篇，昭明尙「翰藻」之說，蓋燕音濫體，固足鄙訾，而淺露樸陋，亦未足言文也。

3. 緣情致。文心雕龍言：「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繼聲色而言情性，所以救偏重藻飾之弊，欲使文質相兼也。由是記室言詩，乃謂「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梁元立言，亦以「情靈搖蕩」爲貴。蕭子顯更謂：「文章爲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矣。

4. 驗材性。自魏文倡文氣之說，「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又謂「

徐幹時有齊氣，」公幹有逸氣，」其所謂氣者，並指材性言之。至劉勰文心體性篇益暢發斯旨，文章之關係個性，昭昭如揭日月，莫不認爲不刊之定論矣。

5 覘風會。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劉氏文心時序篇則謂「自漢初迄於成哀，世漸百齡，辭人九變。」其言雖詳約不同，然謂文運之崇替，關係世道之興衰則一也。由是鍾氏詩品，蕭氏南齊書文學傳論，莫不區別時代，分疏文派。文章之適應風會，又時人之公論也。

以上述南朝學者之文學批評，其毛目雖不必盡同，大端則莫能外此。時有特樹一幟，違背當代思潮，開北朝文論之先聲者，則有裴子野氏。其雕蟲論曰：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旣形四方之風，且章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春蘊藻，用以自通。

若俳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之音。由是隨聲逐景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

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鞞悅，無取廟堂。宋初訖于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竺焉。自是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經也趨室，必有不敬。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豈近之乎？」

裴氏史家也，生際宋室文盛之世，故有此矯枉之談。從此論文者黜清麗之辭，主質木之說。尙質闢文，此其轉捩。言文史者所應加意者也。

第八章 北朝批平史

(一) 引說

北史文苑傳曰：「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

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陳。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蓋自中原雲擾，名流渡江，北地文士，誠如庾信所謂：「惟有韓陵山片石」（溫子昇韓陵山寺碑）堪與共語，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朝野僉載）文章殄滅，莫此爲甚。故論文者多崇質黜文，同符裴說，視南國迥不侔矣。

（二）顏之推家訓文論

北齊顏之推著家訓二十篇，其論文學，約別數說：

（一）文本諸經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書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涂。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此言文當本諸六經，用關軍國，至於抒情達志，特其餘事。蓋忽視純粹文學而主張

廣義文學也。

(2) 文人無行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此言古今文士，操守不堅，每多損敗。推其原因，多由於文主寫情，易致矜誇。蓋進而推翻純粹文學，直使其根本顛覆，無絲毫存在之價值矣。此其破壞南朝文學之言也。

(3) 尙理氣

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

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蓋尙理致，重氣質，情采特其皮膚冠冕耳。純粹文學主情致，自顏氏觀之，則流宕忘返，不足爲藝苑之準的也。

(4) 北朝尙質之風

顏說既昌，質文之變，於焉丕著。周書蘇綽傳曰：「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蓋宇文泰於西魏當國時，從蘇綽之言，官制仿周禮，詔誥仿尙書。其官制至魏恭帝時始奏行之。詔誥則大統中已大變駢麗之習。爾後文筆，悉依此體。（說詳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五）黜今復古，轉移風氣，皆表顏諸說之影響也。

第九章 隋唐批平史

(一) 隋代文平

隋文帝周平陳，南北統一，河朔經生，江漢文士，咸集西京，於是朝廷政令，士林風氣，上下舛馳。文帝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且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此公卿大臣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李鄂乃承旨上書，平論當代文體曰：

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

李氏雖志存復古，務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靡麗。煬帝初習藝文，亦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意雖驕淫，詞歸典正。（隋書文學傳敘說）若清夜遊曲，則視陳後主之後庭花，實無以異。

又大製豔篇，翹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鈎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留客，鬪雞子，鬪百草，汎龍舟，還舊宮，及十二時等曲，掩仰摧藏，哀音斷絕。由是新聲代起，律體大明，士流承風，麗詞復尙。蓋風會所趨，非一二批平家所能轉移也。
煬帝嘗平其當代文士曰：

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隋書文學傳王胄

胄蓋王承基名，以大舖應詔詩，爲煬帝所善。虞世基會稽虞荔子，徐陵以爲今之潘陸，柳顧言歎爲海內共推者也。自直潁川人，善屬文，尤善五言詩，帝有篇章，必先相示，令其詆訶，故以意密理新推之。

宋祁言：「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唐書文藝傳敘）此言詩者所分初唐，盛唐，中唐三

期也。其文學趨勢不同，平文之見亦因之異致，試分述之——

(二) 初唐文平

初唐無批平家，論文專著，不可復得。其時人對於文學之意見，可於晉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周書及隋書、文苑傳中得之。

晉書成於唐太宗之世，其文苑傳叙曰：

姬曆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駑，揚玉軟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槩，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綯，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適舉，備乎典奧，縣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跡，陳諸別傳。至於吉甫，應貞，太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

闡揚雅則，視南人無以異也。梁書陳書並出姚思廉，唐貞觀三年奉詔撰，其文學傳敘曰：

高祖（梁）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

於南國文士，備極推崇。又陳書文學傳敘曰：

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陳）嗣業，雅尚文詞，旁求學藝。……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

以上並初唐沿江左之舊說也。至李延壽撰南北史，乃有調和之辭。其南史文苑傳敘略襲姚說，今不錄；錄其北史文苑傳敘曰：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

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後魏徵撰隋書文苑傳，略取其說，折衷文質之間，視姚思廉之推崇南人者迥別。然其經籍志敘言：「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言尚精當。又令狐德棻撰周史，其王褒、庾信傳贊曰：

周氏創業，連屬陵夷，纂遺變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糝糠魏晉，憲章虞夏。雖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惟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然則子山之文，發原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

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書與奏議異畛，銘誄與書論殊途，而據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尙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密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亦折衷文質之間，取蘇綽庾信兩派之說並抑之。務求其旨深調遠，詞巧理當。初唐平文之趨勢，大抵若是也。

(三) 盛唐文平

盛唐文學，驟革前規，浮麗之風，漸歸朴茂，其風氣實開於武周之世，而陳子昂

倡其首焉，子昂與東方左史糾脩竹篇，其敘曰：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頽廢，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此當時學者貶斥齊梁，效法漢魏之先聲也。時盧藏用敘子昂集稱：「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蓋深歎之也。

（1）李白復古說。後李白暢發其說，謂「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其說未免信古太過。然觀其集中，律詩無多，其古風之首章曰：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蓋自詩騷以降，典則乖韋，魏晉而後，競爲新巧，而風骨萎蕪，不復振矣。起八代之衰，陋復元古之清真，太白蓋以自任。觀其文詞超逸，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誠足以副其言也。

(2) 杜甫清新說 天寶末詩人，白與杜甫齊名，白主復古，杜甫則貴創造，故其贈白詩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許白俊逸，而以清新自期，見其旨趣之各異矣。其述學詩之道曰：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戲爲六絕句

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蓋主張陶鎔百代，自鑄偉詞，不屑步趨一家一代，自矜復古也。然其生年瓣香所在，不出數家，亦可得而述者。

1. 庾信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從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2. 王(勃)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從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戲爲六絕句

3. 二謝陰(鏗)何(遜)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解悶十二首之一

以上表章庾信及王楊盧駱四傑，蓋以其爲梁代之弁冕，啟唐人之先聲，二謝陰何精於雕章練字，尤杜氏所服膺者，至其批平當代詩家，凡十餘人，列舉其著者：

1. 平高適曰：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書記

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聞高常侍亡

2. 平岑參曰：

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嘉謨）駱，近代惜盧王。……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寄高適岑參三十韻

3. 平王維曰：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解悶

十二首

4. 平孟浩然曰：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鱸。解悶

十二首

吾憐孟浩然，短褐卽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遺興五首

5. 平賀知章曰：

賀公雖吳語，在位常清狂。……爽氣不可改，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

清涼遺興五首

6. 平張九齡曰：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元暉擁，牋誄任昉並。自我一家則，未闕集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景。八哀詩

7. 平嚴武曰：

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奉贈嚴八閣老

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贈嚴公武

8. 平賈至曰：

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寄賈司馬嚴八使君五十韻

9. 平薛華曰：

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詞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

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薛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10. 平畢曜曰：

才大今詩白，家貧苦宦卑。……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贈畢曜

11. 平薛據曰：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遺興

五首

12. 平孟雲卿曰：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遺興

五首

13. 平蘇源明曰：

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禱。制作楊雄流，溟漲本末淺。八哀

14. 平鄭虔曰：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八哀

15. 平李邕曰：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右平各家，雖造詣不同，而杜氏每以「沈鮑」「江鮑」「鮑謝」相況，知杜所重在此不在彼也。然杜雖推崇六代，至對於主張復古之陳子昂，張九齡，李白終未嘗稍加貶斥也。平張語見前，茲錄其平陳子昂詩曰：

有才絕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陳拾遺故宅

平李白曰：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白同尋花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

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寄李白二十韻

杜雖重創造，對於陳李不廢揄揚，足徵其平隲公允。則其示從姪勤詩，稱其「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知非虛譽矣。杜示子詩有「孰知文選理」，「應須飽經術」句，蓋示以作文之軌則。夜聽許十一誦詩一章，則又論及諷誦之法也。

其詞曰：

誦詩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垂鈎，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駿誰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閔。隋志稱「隋世有釋道騫善讀楚詞，能爲楚聲，音韻清切。」今騫公音既不可得聞，卽許氏精微飛動之聲，亦風流歇絕，無怪詩道之不振也。以聲音之道繫於詩者至鉅，故並及之。

(3) 劉知幾史平 上述李杜兩氏並詩人也，故其評論詳於篇什；其有商榷史文，研覈義例，於敘事之綱紀，立言之梗概，詳加刊正，立之科條，足與文心雕龍齊稱者，則有劉知幾史通一書。知幾嘗取班馬以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因其舊例，普加釐革，雖尚書、春秋亦有不能免其剽駁者。其綜練之淵博，識力之卓越，從可知矣。

(A) 論史體 劉氏別古今史書爲編年，紀傳二體；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六家，詳論其得失曰：——

1. 論編年體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僞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二體）

2. 論紀傳體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咳，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牘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3. 論尙書家 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曲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敘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

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魏尙書……尋其義例，皆準尙書。原夫尙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裁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六家，下同）

4. 論春秋家 仲尼之修春秋也。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5. 論左傳家 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尙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間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氏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6. 論國語家 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一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7. 論史記家 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記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縣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

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8. 論漢書家 漢書者究西部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咳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訖今，無改斯道。

上述記傳，編年二體，得失互著，未可偏廢。六家之中，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四者，至唐其體已廢；劉氏謂所可祖述，惟左傳及漢書二家而已。「記事本末」一體，創於宋世，則非劉氏所及知也。

(B) 論敘事 史主敘事，劉氏謂敘事之體，其別有四：

1. 直敘其才行者 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

2. 惟書其事跡者 如左傳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章。所謂惟書其事跡者。

3. 因言語而可知者 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筭路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

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

4. 假讚論而自見者

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常責大將軍不薦賢

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

並無所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然則才行事蹟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

又史文以敘事為主，敘事以簡要爲工。劉氏謂敘事之省，其流有二——

一曰省句。如左傳宋華耦水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

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

二曰省字。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

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衷，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

羊稱「鄒克眇，李孫行父禿，係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眇者逆

眇者。」蓋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

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C)論用晦 顯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咳，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者方覺其難。

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

泊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

左右手。」漢兵敗績，唯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D) 論詞藻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遊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

(敘事，參考覈才篇，鑒識篇，雜說下)

(E) 論摹擬 摸擬之體，厥涂有二：

一曰，貌同心異。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

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二曰貌異心同。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擬摹，參考因習篇，自敘篇）

（下）論言語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韋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摹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言語，參考雜說篇）

右列各則，並論史家文詞。至言史例，則有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及題目，斷限、編次、稱謂……諸篇，而千古卓識，尤在疑古、惑經、二論，雖尚書、春秋，不免譏

彈。今以其無關文學也，故存而不論。

(四) 中唐文平

唐初文學，自陳子昂崛起江漢，銳意復古，盧藏用、富嘉謨、吳少微等和之，屬辭皆以經典爲本，文體一變。然其流猶未盛也。當開元天寶間，蕭穎士、李華、賈至等出，文字多崇尚古學，效法揚雄，董仲舒之述作。時元結、獨孤及梁肅諸子以氣類相應，並欲自振於一時，而後古文之規模具矣。韓柳繼起，風氣丕變，上述諸人實導其先河也。

(一) 韓愈之文平詩平 韓愈少時，爲蕭穎士之子存所知，更嘗從獨孤及梁肅之門人遊，故進學解自敘其文章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明旁搜遠紹，隄緒獨尋，乃能掃八代之蕪詞，創一家之文格也。答李翊書更暢言之曰：——

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竅其實，加其膏

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

愈自陳甘苦，自「二十年」至「亦有年」，至「終其身」，無望速成，不知非笑，而歸功在於存養。此周敦頤「文以載道」說之所本。蓋其意非準經明道，不足以當古之立言之君子也。其答尉遲生書亦曰：「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亦同

此旨。又論文氣曰：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按李德裕言：「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壯勢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耳。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後人率謂昌黎「文氣」之說，本諸魏文。然觀魏文言「徐幹有齊氣」，「公幹有逸氣」。又謂「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實指風格（Style）而言。至後世所謂「氣盛言宜」，所謂「鼓氣壯勢」，則並指語勢（Emphasis）言之。自以語勢爲氣，而後作者務曼衍其辭，壯盛其句，如飄風之旋，奔馬之馳，長江大河之傾注，獷氣乃流露於行間。而反之者，又務化卓犖爲迂徐，變慷慨爲委婉。陰陽剛柔之說，日益繁滋，文術益墮廢矣。韓於前世文人，散文極推揚雄，與馮宿書曰：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哉？

謂「揚雄勝老子」，未免過當。觀張籍遺韓書言：「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韓蓋引揚雄爲同調，故崇推之不遺餘力也。

於當代詩人則李杜並尊。調張籍云：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按時人於李杜優劣，所見各殊。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陽冰敘李白則曰：「風騷之後，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惟韓則李杜並尊，兩無高下。觀其城南聯句云：「蜀雄李杜拔。」留東野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

仙死。」皆其明據。蘇軾謂韓「追逐李杜參翱翔。」亦同此旨。然由今觀之，韓自爲詩，究近於杜而遠於李也。韓於並世詩家，所稱道者莫如孟郊。觀其詩曰：

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

孟郊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冥默咸池音。

孟先生詩

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

送東野序曰：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民矣。

次有崔斯立。其贈詩曰：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郡，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才豪氣猛

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

次有盧同。其贈詩曰：

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詞警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駿駟。

於散文則推重樊宗師。其墓誌云：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五十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誌說論今文贊銘又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從橫，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嗚乎！紹述於斯術，其可謂斯極者矣。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後漢訖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職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洪興祖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觀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澁矣。」歐陽修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云：「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竊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則以聱牙佶屈爲工，雖難能而不可貴也。

於及門子弟最契李翱，張籍既於送孟東野敘言之矣。又贈籍詩曰：

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又與馮宿書曰：

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下上，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又於薦士詩通論古今文人曰：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詁，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世，蘇李首更號，

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紹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閭閻。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鰲。

漢魏以來，舍鮑謝之清奧外，無可稱述。李唐一代，子昂激起頽波，李杜標能擅美，孟氏堪稱後勁，韓氏所心折者，犖犖諸子而已。

(2) 柳宗元文說 並世附和韓愈之說者有柳宗元，宗元答韋珩書稱：「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以推韓氏如此，故其平文之見，與韓氏實相印證焉。觀其答韋中立書曰：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詞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

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而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此段暢論文必明道宗經，旁通於百氏，與韓氏所謂「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必志乎古之道」者，（題歐陽生哀辭）實相翕應。兩家平文之準的初無二致。由是而散體大盛，迥異曩日矣。

（3）李翱文說

李翱，皇甫湜承韓氏之緒論，其文筆雖不足抗席師門，而學識有大過之者。蓋韓柳於文，不外明道宗經一言，李翱則主意理辭氣四者並重。

之說焉。答王載言書曰：

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

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並，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

義深，理辨，氣直，辭盛，而後可傳。文質並崇，誠屬的論。又論險易，駢散，淺深曰：

天下之語文章者有六說焉。其好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宜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

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小。」此非不

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埒采其劉，瘠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

折衷諸家偏滯之執，會於中道，說至圓通。

(4) 皇甫湜平當代文人

皇甫湜論業平當代文人曰：

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以降，試爲子論之——

1. 燕公（張說）之文，如梗木柀枝，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臣。

2. 許公（蘇頲）之文，如應鐘鼗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

3. 李北海（邕）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亙平野，如雲如風，有貔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

4. 賈常侍（至）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

5. 李員外（華）之文，則如金輦玉輦，雕龍采鳳，外雖丹青可掬，內則體骨不饑。
6. 獨孤尙書（及）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

7. 楊崖州（炎）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

8. 權文公（德輿）之文，如朱門大弟，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

9. 韓吏部（愈）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漑，或爽於用。

10. 李襄陽（夷簡）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

11. 故友沈諫議（亞之）之文，則如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

並假設象徵說明，合於象徵的批評焉。

（5）元稹論樂府詩。元微之以詩名於唐元和，長慶間，與白居易齊名，其

賦天寶時事，如連宮昌詞，及白之長恨歌，皆膾炙人口，播諸樂章，世稱爲「元和體」焉。嘗論樂府詩曰：

自風雅至於樂府，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樂府古題序

蓋樂府詩題號繁多，約別之爲兩類：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眈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詩，非選詩以配樂也。其他詩行，詠吟題怨，歎章

篇等九名，皆屬事而作。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則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元稹說）凡此二類，一則由樂以定詩，一則選詩以配樂，其皆被之管弦，故得統名樂府。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但借用舊題，全無古義，名爲樂府，實長短句之詩耳。名實混淆，莫此爲甚。故不如歌行之卽事名篇，較合正名之旨焉。其論元和體曰：

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自爾，江湖間爲詩者，復相仿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體。

則痛詆江湖文士取貌遺神者之失，非元和體之真面目也。由今觀之，次韻之詩，卽使工巧如元氏，亦曷足貴哉？

(六)白居易論詩義

白樂天爲詩，長於諷諭。故其與元微之書暢論詩義

曰：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賤……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此言詩以緣情感人爲主也。樂天更本此旨以平歷代之文藝曰：

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刑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是文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益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

江鮑之流，又狹於此……於是文義寢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文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除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

則以諷諭之義，衡量古今文藝，故少所稱許。特與純粹文學之本旨，未必符耳。

(五) 晚唐文平

晚唐詩文，專尚格律。其平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爲言。特其時人「詩格」之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卽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紀昀四庫提要說）唯詩品一篇，真出司空圖之手。其論詩之流品，凡分二十四則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

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疏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蓋深得詩理者也。又其與李秀才論詩曰：

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又曰：

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

蓋注重神味，貴乎弦外之餘音也。

總觀隋唐間平文之言，其始尚沿江左餘風，務崇采藻；至陳子昂，李白出，而詩歌一變；韓愈，柳宗元出，而散文又一變。陳隋以來俳綺之習，至是滌除淨盡，無復存矣。晚唐則又注重格律，開江西一派之先聲。其升降得失之數，如指諸掌，學者不難復案而知也。

第十章 兩宋批平史

文體至兩宋而日繁，平文之風，亦至宋世而不著。當時韻文，詩歌以外，更有詞曲；無韻之文，駢散兩體外，更有平話、語錄等之語體。章回小說，亦應運而生焉。文章體製，既日益增多，批平之風，遂分途並進，不復如前世徒爲概括、抽象之辭矣。茲分詩話、詞話、四六話及散文四者述之。

(一) 詩平 四庫提要著錄宋人詩話，凡三十四種。茲舉其目而權論之。

1. 歐陽修六一詩話一卷。
2. 司馬光續詩話一卷。
3. 劉敞中山詩話一卷。
4. 陳師道後山詩話一卷。
5. 魏秦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6. 吳弁優古堂詩話一卷。
7. 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

8. 許顥 彥周詩話 一卷。
9. 呂本中 紫微詩話 一卷。
10. 張表臣 珊瑚鈎詩話 三卷。
11. 葉夢得 石林詩話 一卷。
12. 藏海詩話 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13. 朱弁 風月堂詩話 二卷。
14. 張戒 歲寒堂詩話 二卷。
15. 陳巖肖 庚溪詩話 二卷。
16. 葛立方 韻語陽秋 二十卷。
17. 黃徹 碧溪詩話 十卷。
18. 計有功 唐詩紀事 八十一卷。
19. 吳聿 觀林詩話 一卷。
20. 環溪詩話 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21. 周紫芝竹坡詩話一卷。
22.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23.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一卷。
24. 楊萬里誠齋詩話一卷。
25. 嚴羽滄浪詩話一卷。
26. 魏慶之詩人玉屑二十卷。
27. 趙與峩娛書堂詩話一卷。
28. 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
29.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不著撰人姓名。
30. 蔡夢弼草堂詩話二卷。
31.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不著撰人名氏。
32. 周密浩然齋雅談三卷。
33. 范晞文對牀夜話五卷。

34. 蔡正孫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又提要詩文平類存目中，著錄宋代詩話十種。

1. 釋文瑩玉壺詩話一卷。

2. 釋惠洪天廚禁脔三卷。

3. 洪邁容齋詩話六卷。

4. 林越少陵詩格一卷。

5. 蔡傳壘代吟譜五卷。

6. 嚴有翼藝苑雌黃十卷。

7. 陳應行吟窻雜錄五十卷。

8. 尤袤全唐詩話十卷。

9. 方嶽深雪偶談一卷。

10. 吳子良吳氏詩話二卷。

右舉凡四十餘家，玄黃錯出，鬱爲大觀，究其言論，或品隲工拙；或溯厥師承；或備陳

矩矱；或旁采故實，且有體兼說部，詞多虛僑者。爲例各殊，未可概認之爲正確之文論也。茲采擷菁英，汰除糟粕，舉其最著數家言之——

(1) 張戒歲寒堂詩話

張氏詩話，通論古今詩人，由宋蘇軾、黃庭堅、上溯漢魏風騷，分爲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提要說）雖所見不脫儒者之窠臼，而條理有可觀也。

(2) 陳巖肖庚溪詩話

陳氏詩話，記其於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事，猶及北宋之末。而稱孝宗爲今上，光宗爲太子，則當成於淳熙中，上溯靖康已六十年。蓋其晚年之筆也。卷首先載宋累朝御製，附以漢高、唐文皇，宣宗三條，次卽歷敘唐宋詩家，各爲平騖。而於元祐諸人，徵引尤多。蓋時代相接，頗能得其緒餘也。其論山谷詩派，深斥當世學者未得其妙，而但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以爲江西格。尤爲切中後來之病云。（提要說）

(3)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胡元任，績溪人，後卜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其叢話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

之詩話，大抵畧備矣。然閱書多，錄雜書，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爲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爲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爲明哲。閱書惟采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正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於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
(提要說)

(4) 嚴羽滄浪詩話 嚴氏滄浪詩話凡五篇：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平；

次詩證。末附與吳景僊論詩書。其詩辨大旨，取法盛唐，主於妙悟。嘗以論禪之法論詩曰：

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有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能當行，乃爲本色。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立說高妙，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宗。而馮班作嚴氏糾謬，詆爲嚙語。蓋其時宋人之詩，競涉論宗。後人輾轉承流，至於浮光掠景，則非羽所及料也。此外又曰：

詩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律，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優遊不迫，曰沉著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其下分析詩體，條別尤詳。詩平所陳，語亦精當，誠宋代詩話中之傑構也。

(5) 魏慶之詩人玉屑 魏氏詩人玉屑 會粹諸家，勒成一輯，蓋詩話中之類

書也。黃昇敘其端曰：

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立新意，別爲是編。自有詩話以來，至於近世之平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鑒裁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既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宋朝諸公之詩，名勝之所品題，有補於詩道者，盡擇其精而錄之。蓋始焉束以法度之嚴，所以正其趨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辨，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按病處方，雖庸醫得之，猶可藉以已疾；而況醫之善者哉？

其推崇可謂極高。今按宋人詩話，裒集成編者至多，傳於今者，惟阮閱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慶之此書，卷帙爲富。然總龜蕪雜，廣記挂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仔書所錄，北宋人語爲多；慶之所錄，南宋人語較備。二書相輔，宋人論詩之概，亦略具矣。慶之書以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其兼采齊已風

騷旨格僞本，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又如禁體之中，載蒲鞵詩之類，亦殊猥陋。論韓愈精衛銜石填海，「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二句，爲勝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二句之類，是非亦未平允。（提要說）引藝苑雌黃「句豪而不畔於理」條，謂李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掌。」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尤不曉詩人誇飾之功。然采擇繁富，科條詳密，與其他詩話之破碎者不同，亦論詩者參證所必資也。

（6）姜夔詩說 姜氏白石道人詩集自敘謂「學卽病，不若無學。」又謂「作詩求與古人合，不如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如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蓋以精思獨造爲貴者。又撰詩說一卷，其言曰：

太凡詩自有氣象，體而血脉，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而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

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與嚴羽妙悟之說相符，並宋代論詩之精到者也。

(二)詞平

宋代歌詩之法漸絕於世，詞學大興。平詞之書，於是著錄。今可見者，約有三家：
(1)王灼碧鷄漫志。是編詳述曲調原流。前七條爲總論，述古初至唐宋聲

歌遞變之由。次列涼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麼、西河、長命女、楊柳枝、喝
馱子、蘭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調歌、萬歲樂、夜半樂、河滿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濫堆、
念奴嬌、清平樂、雨淋鈴、菩薩蠻、望江南、麥秀兩歧、文淑子、後庭花、鹽角兒。凡二十八
條。一一溯得名之緣起，與其漸變宋詞之沿革。其餘晚出雜曲，則未暇一一詳也。迨
金元院本既出，歌詞之法遂亡。文士所作，僅能按舊曲平仄，循聲填字。自爾以來，遂
變爲文章之事，非復律呂之事。是編所論宮調，世莫解其說矣。然其間正變之由，猶
賴以略得梗概，亦考古者所必知也。其辨霓裳羽衣曲爲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
唐明皇爲之潤色，援白居易鄭嵎詩註爲證，一掃月宮妖妄之說。又據譜，謂是曲第

一至第六疊皆無拍。證唐史載「王維論按樂圖霓裳第三疊初拍」之僞。持論極爲精核。他如虞美人曲，諸說各別；河滿子曲，一事異詞者，皆闕其所疑，亦頗詳慎。至念奴嬌偶以古人爲名，亦猶戚氏之例，本不出於天寶。灼特以當時誤稱唐曲而辨之。理宜附錄，不當雜列古曲之中。鹽角兒既據嘉祐雜志謂「出於梅堯臣」，則未可附於古曲。且「鹽」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鹽，唐張鷟朝野僉載有突厥鹽，可以互證。乃云「市鹽得於紙角上，已爲附會。且紙角幾許，乃能容一曲譜，亦不近事理。是則泛濫及之，不免千慮之一失矣。」（提要說）

（2）張炎詞原 詞原二卷，宋遺民張炎撰。或題西秦張玉田。玉田者，炎之別號。西秦者，炎祖張俊之祖貫，實一人也。其書分上下卷。上卷研究聲律，探本窮微；下卷分論音譜拍眼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凡十五篇。附以楊萬里作詞五要，合得十有六目。泛論樂章，獨具神解。洵倚聲家之圭臬也。顧元明以來，舍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外，鮮有著錄及此者。明陳仲醇續刊祕籍，妄析全書之半，刪改總序一篇，襲用沈義父樂府指迷之稱，移甲就乙。由是詞

源之名，訛爲子目，慎孰甚焉。

前列兩書，詳述詞學原流，及其格律，原非平詞之專書。以其疏證詳明，合於歸納的批平。實平詞者必備之要籍也。

(3) 沈義父樂府指迷

沈書僅二十八則，說至省約。其論詞以周邦彥爲宗。

謂：「清真最爲知音，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生硬字面。此所以爲冠絕也。」持論尙允。惟又云：

鍊句下語，最是緊要。如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銀鈎空滿」，便是書字了，不必更說書字。「玉筋雙垂」，便是淚了，不必更說淚。如「綠雲繚繞」，隱然髻髮。「困便湘竹」，分明是簾，正不必分曉。如教初學小兒，說破這是甚物事，方見妙處。往往淺學流俗，多不曉此妙用。指爲不分曉。乃欲直拔說破，卻是賺人與耍曲矣。

則以塗飾爲工，不知意精語妙，則無須代語。若以此爲避俗，則類書字典可供塗抹，

不必致意神理矣。又其論聲律曰：

腔律豈必人人必能按簫填譜，但看句中用去聲字，最爲緊要。然後更將古知音人曲，一腔三兩隻參訂。如却用去聲，亦必用去聲。其次用平聲，却用得入聲字替。上聲字最多，不可用去聲字替。不可以上去入盡道是側聲，便用得。更須調停參定用之。古曲亦有拗者，蓋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牽，今歌者亦以爲礙。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當用去聲字。如絳園春之用「遊人月下歸來」，遊人合用去聲字之類也。

剖析微茫，說至精審，爲萬樹詞律之所本。又曰：

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虛字，如嗟字，奈字，況字，更字，又字，料字，想字，正字，甚字，用之不妨。如一詞兩三次用之便不好，謂之空頭字。

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者；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知宋詞不必盡協律譜，歌者自可隨時增損也。

此外有未著專書，而說見他書稱引者，則爲李清照氏。漁隱叢話載其論詞曰：「自鄭衛聲熾，流靡煩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歌子等詞，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尙文雅，若『小樓吹澈玉笙寒』及『吹縷一池春水』句，語雖奇，亦亡國之音也。卽永變舊聲，作新聲，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張先，宋祁，沈唐，元絳，晁端禮輩，時有妙語，而失之破碎。晏殊，歐陽修，蘇軾，則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其本押仄韻者，如上聲協，押入韻，則不可通矣。王安石，曾鞏，文章似西漢，而其詞令人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尙故實而多疵病，皆良玉之有瑕者也。」陸游老學庵筆記謂：「其譏彈前輩，既中其病。」然推倒一時，意在自矜名貴，其旨可見也。

(三) 散文平 宋人平駢文者，前有王銍，後有謝伋。平散文之書不多見。惟陳騏文則，著於世焉。

1 王銍四六話 其書皆平論宋人表啟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者，當時以爲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之所論，亦津勝負於一字一聯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詩家之有句圖，未可廢也。上卷之末，載其父素爲藤馬辨謗乞郡劄子，誤刻蘇軾集中。銍據素手迹，殆必不誣。今軾集仍載此文，蓋失之釐正，亦足以資考訂焉。

(提要說)

(2) 謝伋四六談塵 是篇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分工拙視王銍四六話所見較深。其謂：「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格。」又謂：「四六之工，在於前裁。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尤切中南宋之弊。其中所摘名句，雖與他書互見者多；然實自具別裁，不同勦襲。如王銍四六話載「廖明略賀安厚卿張丞相諸啟」

凡數聯，俱皆不取，而別取其爲「厚卿舉挂功德疏」一篇。知非隨人作計者矣。梁袞梁谿漫志曰：「謝景思四六談塵甚新奇，然載陳去非草義陽宋丞相制，有語忌令貼改事；又載謝顯道初不入黨籍，朱震乞依黨籍例命官事，皆誤。朱制乃有旨令綦處厚貼麻，非令其自帖改。謝顯道崇寧元年實曾入黨籍。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爲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云云。」是疏漏之處，亦所不免。然不以一二微瑕掩也。（提要說）

（3）陳騭文則 是書凡十篇，分論曲折，對偶，到言，病辭，疑辭……諸例。又特創喻法十例：曰直喻，曰隱喻，曰類喻，曰詰喻，曰對喻，曰博喻，曰簡喻，曰詳喻，曰引喻，曰虛喻。頗合於修辭學之規定。提要病其「徒較量文字之增減，遺本逐末。」又謂其「分門別類，太瑣太拘，不覺舍大而求細。」非知言也。

（4）宋代古文平

宋代又有所謂「古文」者，其風倡於柳開，穆修。至歐陽修出而其說大昌，天下翕然和之，曾鞏，蘇軾尤著者也。蓋宋初之文，沿唐末五代餘習，鏤刻駢偶，渙忍弗

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柳開起而磨之，而力不足。洎揚億，劉筠復尙聲偶之辭，謂古道不適用於用。石介作「怪說」以相訶斥。由是穆修，蘇舜欽輩，表章韓愈，柳宗元之辭，欲變當時文體，皆力有所不逮。歐陽修崛起爲雄，力追昌黎，苦心探賸，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遂以古文爲天下宗。曾鞏，蘇洵，蘇軾，蘇轍從而振之，而後學者爲文非韓柳不足法矣。稽其持論，不外服古，明道，讀書，養氣……諸言，試條其大凡而樞論之。

1. 載道說 穆修答喬適書曰

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

歐陽修答吳充書亦曰：

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從橫高下皆如意者，道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2. 明理說 韓非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道者

萬物之所以成也。」蓋理爲科學上之定則，道則哲學上之定則也。文章之用，首以載道，繼在明理。張耒答李推官書曰：

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3. 廣識說。識不充則論古不當，其義不能深切著明也。歐陽修與黃校書書曰：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

4. 博學說。才疎者識短，非博見無以濟其窮也。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曰：取古人之義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義，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

黃庭堅答蘇大邁書又曰：

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

5. 養氣說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論養氣曰：

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6. 文理說

蘇軾與謝民師書論文理曰：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黃庭堅與王觀後書，又述其論作文之法曰：

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蘊然，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蓋辭取達，指貴乎自然成章，不尙彫琢華飾也。

7. 論文人。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論文人曰：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過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遜，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8. 論銘。曾鞏寄歐陽舍人書論作銘之難曰：

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直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蓄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統觀諸說，在去華就樸，重道宗經；由是周敦頤「文以載道」之說出。（見通書）學者爲道是尙，以文爲傳道之工具。其流而爲語錄，講章，而文體之敝，乃不堪言矣。

第十一章 元明批平史

元明兩代詞人，以雜劇傳奇，小說著稱文苑。其關於詩話，文平之著述，雖持較宋世，日發繁富；求其獨闢新解，從論古今者，實難多覩。茲略述兩代文學之趨勢，而

後著其衡文之說焉。

(一) 詩平

顧嗣立寒廳詩話述元代詩派曰：「元詩承宋金之際，西北倡自元遺山（好問），而郝陵川（經），劉靜修（固）繼之；至中統，至元而大盛。然麤豪之習，時所不免。東南倡自趙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鄧喜之（文原），貢雲林（奎）輩從而和之。時際承平，盡洗宋金餘習，而詩學爲之一變。延祐，大歷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一以唐爲宗，而趨於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祖常），宋（本瑩）繼而起者，世惟稱陳（旅），李（孝光），二張（翥，憲），而新喻傅汝礪（若金），宛陵貢泰甫（師泰），盧陵張光弼（昱），皆其流派也。若夫揣鍊六朝，以入唐律，化尋常之言爲警策，則有晉隆宋子虛（元），廣陵成原常（延珪），東陽陳居采（樵），標奇競秀，各自名家。間有奇才天授，開闔變怪，駭人視聽，莫可測度者，則貫酸齋（小雲），馮海粟（子振），陳剛中（孚），繼則薩天錫（都刺），而後楊廉夫（惟楨），廉夫當元

代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璞）領袖，振興風雅。於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義仲（翼）、鄭九成（韶）輩，更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韻，至今未墜。是元初詩人，南北異軌，元遺山、趙松雪實爲之倡。至虞、楊、范、揭四家出，而風氣丕變。中間宋子虛、成原、常輩各樹一幟，而以楊鐵崖爲殿軍。其時文詞頗極纖穠縹麗之弊，鐵崖尤好奇譎，其險怪仿昌谷，妖麗仿溫李，世人至以文妖詆之。至明初，詩風又更張矣。此元代詩學之趨勢也。明史文苑傳曰：「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基）、張（羽）、徐（賁）、劉基、袁凱以詩著。其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鈎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詩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

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啟，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見者，其原流大抵如此。據是，則有明一代詩人，前有李，何，後有王，李，並主復古；而李東陽爲之前驅。此一派也。反對之者則有公安，竟陵諸家之說，而力不能勝焉。茲徵其著作而論述之：

1. 李東陽詩話

四庫書目懷麓堂詩話提要曰：「李，何未出以前，東陽實以臺

閣耆宿，主持文柄。其論詩主於法度，音調，而極論剽竊摹擬之非。當時奉以爲宗。至何，李既出，始變其體。然贗古之病，適中其所詆訶。故後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編所論，多得古人之意，雖詩家三昧，不盡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今按其詩話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則其主法度之說。又曰：「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意不可涉律。」又曰：「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趨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

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爲趙執信聲調譜之所本，則其音律之說也。東陽之於李，何，雖猶陳涉之啟漢高；（王世貞說）然其詩雅純清澈，格律嚴整，視李何區以別矣。

2. 李夢陽論詩 李氏以復古自命，詩宗盛唐。其論詩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解釋古詩，所見至確。惟刻畫過甚，則爲摹擬剽竊，徒得古人之形近而失真矣。四庫總目空同集提要曰：「夢陽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悚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白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暉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無功。而盛氣矜心，矯

枉過直……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有『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蓋其平詩，主摹仿而忽創造，求肖古而不復能自見者也。

3. 何景明論詩 何李同憲章少陵，而景明主創造，與夢陽取徑各異。其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復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一時交游亦分左右袒。大復集提要曰：「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圭刀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卽杜甫諸歌行，魚龍百

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豔涂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齋矣。」其於七古力遵唐法，固未可厚非。其論詩又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則形質並重。又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則仍貴古賤近之見，與李夢陽同出一途也。

3. 李攀龍論文 何李爲前七子之弁冕，嘉靖中，衍其緒論，復有後七子者，則李攀龍導其先，王世貞應其後也。四庫滄溟集提要曰：「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子之焰者，攀龍實首倡也。殷士儻作攀龍墓誌，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爲。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高華偉麗，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其平詩雖無專書，固可由此推知其意見之一般也。

5. 王世貞論文

世貞與攀龍同主騷壇，攀龍前逝，世貞著述日富，遂獨享盛名，領袖人倫矣。其所著凡弇州山人四部藁百七十四卷，續藁二百七卷，四部者賦部，詩部，文部，說部也，正藁說部凡七種，曰劄記內篇，曰劄記外篇，曰左逸，曰短長，曰藝苑卮言，曰卮言附錄，曰宛委餘篇。續藁但有賦詩文三部，而無說部。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故，則諸家莫之及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虛憍恃氣，持論不免偏頗。及晚年漸造平易，讀書後載東陽樂府跋云：「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儂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誤後人而已。」則其晚年進境，已大異昔時。書景又記「世貞初不喜蘇文，晚乃嗜之。臨歿之時，牀頭尙有蘇文一部。」足徵其對於文學之見解，亦前後不同也。

6. 公安派及竟陵派說

前後七子崛起，洪正之間，倡復古學，天下學者靡然嚮風。北地信陽之光焰，幾於燭照人寰矣。逮其後轉相摹擬，流弊漸滌，學者乃稍稍復

理唐宋諸家之緒，以相撐柱。則嘉靖中之王，唐其人也。惟二氏專攻散文，容俟下文申論；其於詩壇中別樹一幟，昌言培擊王、李者，則有公安，竟陵兩派之說焉。

公安體創於袁宗道，及其兄宏道，弟中道。力排王、李之說，矯以清新俊逸，而主妙悟之說。然其文幽怪詭異，詩則恢諧卑陋，間雜俚語，徒便空疏而已。朱彝尊曰：「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選作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沉疴之去體也，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調笑之語……從而擊賞歎絕，是何異棄蘇合之香，取結蜣之轉耶？」（靜志居詩話）竟陵體倡自鍾，譚，三，袁，矯，王，李之失，導以清，真，惺，復，矯其失，變而爲幽深孤峭，與同里譚，元，春，平，選，唐詩及隋以前詩，爲唐詩歸及古詩歸。由是以竟陵體著稱，然流於淺率，一變而爲晦澁幽僻，終致貽譏大雅。朱，彝，尊曰：「萬，歷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詞，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

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章一言爲準的，人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靜志居詩話）是諸家徒能摧陷前人，終無以自立也。

（二）駢散文平。元人之平駢散文者，有陳繹曾之文筌八卷。是書凡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提要譏其體例繁碎，妄生分別，強立名目，殊無精理者也。陳氏又有文說一卷，則爲科舉程試之式而作。王構修詞鑑衡二卷，其下卷論文，則采宋人文集說部爲之。要皆毫無新得，不足貴也。至徐師曾之文體明辨，纂集詩文，分體製說，開清代姚曾諸家類纂、雜鈔之先聲。朱荃宰文通三十卷，取古今文章流別及詩文格律，一一爲之條析。兩者均時有善言。至關係一代文學之風會，仍在前後七子及其反動派諸家之說也。茲略述之。

正嘉之際，北地，信陽，聲華籍甚。教天下無讀唐以後書。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能自成家，而古文則鈎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遂成僞體。（提要適巖集下說）故王李之詩，萬曆間，公安袁氏兄弟詆之；天啓中，臨川

艾南英排之，卒不能相勝。至散文有意詰屈其詞，塗飾其字，至爲優孟衣冠，神非而貌亦未必盡似。故昌言掊擊者益不乏人矣。

1. 王慎中文平 史稱慎中爲文，初亦高談秦漢，謂東京以下無可取，已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變而從之。壯年廢棄，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李攀龍、王世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提要說）

2. 唐順之文平 順之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提要說）順之有答茅書，述其論文之旨曰：

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

直據胸臆，信手寫來，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雖其顛顛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唐宋以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景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

蓋思想理致者，文之本質；規矩法式者，文之外形。無其質而徒具其形，雖調詞務似，終不免失情之譏也。又自叙其文編曰：「不能無文，卽不能無法。是論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蓋使初學窺古人行文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

漸至於古。而以爲門徑也。若執是爲批平文學之唯一方式，則非予之所敢知矣。

3. 茅坤文平 坤長於筆，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每家各爲之引，且以順之及王慎中平語標入也。提要曰：「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爲窠臼；自坤白華樓稿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爲窠臼。故坤嘗以書與唐順之論文，順之復書，「有尙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語。又謂：「繩墨布置，奇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則非具今古隻眼者，不足與此云。」蓋頗不以能爲古文許之。今觀是集，大抵亦爲舉業而設。其所平語，疏舛尤不可枚舉。黃宗義南雷文定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所云，來弔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歐文內薛簡肅舉進士第一讓王嚴，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遷員外郎知武陽縣，爲當時特重職令。又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爲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爲之說。」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而詆爲小小結果，皆切中其病。」蓋散文之

內容，如思想，典制，事實等，皆非其所知；惟津津於字句，機調之末，加種種圈點，以爲標識。以爲初學入門之階梯，則眩惑而難明；矜爲文章不傳之祕訣，尤淺陋而可笑；更不足與之言批平矣。

4. 歸有光文平 當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剗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至譏世貞爲庸妄巨子，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然方苞稱：「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面精與？抑所學專主於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書歸震川文集）則其雖得力於古人者，僅具皮毛，而中無所有，遂不免於浮滑，實開後人以描摩之習而已。至其批平文字，仍不外標點之一法也。有光嘗以五色圈點史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采；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數，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章學誠斥之曰：「歸震川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

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文之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從，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蓋標識評點，所以表規矩法式，而規矩方式，必非一人之見所能盡也。歸氏盡恃此以範圍古人，指示來學，如禪宗之傳衣鉢，方士之受符籙焉。則批平之末流，品藻之下乘，何足與之言文事哉！

（三）詞曲平

詞勝於宋，曲勝於元，故有宋詞，元曲之目，而平曲之書則以明人爲繁富。元陶宗儀輟耕錄取諸曲名，分調類編，未嘗平論當時作品。茲取明人之說略述之。

1. 朱權平曲家 權明太祖第十六子也，封甯王，自號涵虛子，有太和正音譜，平古今羣英樂府格勢，凡元代一百八十七人：

1. 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
2. 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
3. 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
4. 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

5. 喬夢符之詞，如神鰲鼓浪。
7. 宮大用之詞，如西風鷓鴣。
9. 張鳴善之詞，如采鳳刷羽。
11. 鄭德輝之詞，如九天珠玉。
以上十二人爲首等。

13. 貫酸齋之詞，如天馬脫羈。
15. 滕玉霄之詞，如碧漢閒雲。
17. 高政叔之詞，如朝霞散采。
19. 徐甜齋之詞，如桂林秋月。
21. 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
23. 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鶴。
25. 秦竹邨之詞，如孤雲野鶴。
27. 石子章之詞，如蓬萊瑤草。

6. 費唐臣之詞，如三峽波濤。
8. 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
10. 關漢卿之詞，如瓊林醉客。
12. 白無咎之詞，如太華孤峯。

14. 鄧玉賓之詞，如幽谷芳蘭。
16. 鮮于去矜之詞，如奎壁騰輝。
18. 范子安之詞，如竹裏鳴泉。
20. 楊澹齋之詞，如碧海珊瑚。
22. 鄭廷玉之詞，如佩玉鳴鑾。
24. 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26. 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
28. 蓋西邨之詞，如清風爽籟。

29. 朱廷玉之詞，如百卉爭芳。
31. 楊立齋之詞，如風煙花柳。
33. 胡紫山之詞，如秋潭孤月。
35. 元遺山之詞，如孤松絕壑。
37. 阿魯威之詞，如鶴唳高空。
39. 荆幹臣之詞，如珠簾鸚鵡。
41. 薛昂夫之詞，如雪窗翠竹。
43. 周德清之詞，如玉笛橫秋。
45. 杜善夫之詞，如鳳池春色。
47. 王仲文之詞，如劍氣騰空。
49. 楊顯之之詞，如瑤台夜月。
51. 趙文寶之詞，如藍田美玉。
53. 李子中之詞，如清廟朱瑟。
30. 庾吉甫之詞，如奇峯散綺。
32. 楊西庵之詞，如花柳芳妍。
34. 張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
36. 高文秀之詞，如金瓶牡丹。
38. 呂止庵之詞，如晴霞結綺。
40. 薩天錫之詞，如天風環佩。
42. 顧均澤之詞，如雪中喬木。
44. 不忽麻之詞，如閒雲出岫。
46. 鍾繼先之詞，如騰空寶氣。
48. 李文蔚之詞，如雪壓蒼松。
50. 顧仲清之詞，如鵬鷲冲霄。
52. 趙文遠之詞，如太華晴雲。
54. 李取進之詞，如壯士舞劍。

55. 吳昌齡之詞，如庭草交翠。
57. 李直夫之詞，如梅邊月景。
59. 梁進之之詞，如花裏啼鶯。
61. 于伯淵之詞，如翠柳黃鸝。
63. 姚守中之詞，如秋月揚輝。
65. 沈和甫之詞，如翠屏孔雀。
67. 周仲彬之詞，如平原抓隼。
67. 秦簡夫之詞，如峭壁孤松。
71. 趙公輔之詞，如空巖清嘯。
73. 岳百川之詞，如雪林樵響。
75. 李好古之詞，如孤松掛月。
77. 鮑吉甫之詞，如老蛟泣珠。
79. 張時起之詞，如雁陣驚寒。
56. 武漢臣之詞，如遠山疊翠。
58. 馬昂夫之詞，如秋蘭獨茂。
60. 紀君祥之詞，如雪裏梅花。
62. 王廷秀之詞，如月印寒潭。
64. 金志甫之詞，如西山爽氣。
66. 睢景臣之詞，如鳳管秋聲。
68. 吳仁卿之詞，如碧山明月。
70. 石君實之詞，如羅浮梅雪。
72. 孫仲章之詞，如秋風鐵笛。
74. 趙子祥之詞，如馬嘶芳草。
76. 陳存甫之詞，如湘江雪竹。
78. 戴美甫之詞，如荷花映水。
80. 趙天錫之詞，如秋水芙蓉。

81. 尚仲賢之詞，如山花獻笑。

82. 王伯成之詞，如紅鴛戲波。

以上七十人次之。

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影，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等……凡百五人，不著題平，又其次也。又著明代一十六人。

1. 王子一之詞，如長鯨飲海。

2. 劉東生之詞，如海嶠雲霞。

3. 王文昌之詞，如滄海明珠。

4. 谷子敬之詞，如昆山片玉。

5. 藍楚芳之詞，如秋風桂子。

6. 陳克明之詞，如九畹芳蘭。

7. 李唐賓之詞，如孤鶴鳴臯。

8. 穆仲義之詞，如洛神凌波。

9. 湯舞民之詞，如錦屏春風。

10. 賈仲名之詞，如錦帷瓊筵。

11. 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

12. 蘇復元之詞，如雲林文豹。

13. 楊彥華之詞，如春風桃花。

14. 楊文全之詞，如匡廬疊翠。

15. 夏均政之詞，如南山秋色。

16. 唐以初之詞，如仙女散花。

明人平曲之文，以此爲最先，而又最備。王世貞曲藻以前，未有論及者。今所錄各家曲詞，雖多遺佚，觀此尙可識其品格之概略焉。

2. 沈德符顧曲雜言 沈氏顧曲雜言一卷，論雜劇、南曲、北曲之別，並平各家之得失甚詳。其言：「北曲以絃索爲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長短，其聲以就板。」說至精確。其推原諸劇牌名，自金元以至明代，縷晰條分，徵引亦至賅洽。提要謂：「其論元人未滅南宋以前，以雜劇試士，核以元史選舉志，絕無影響，乃委巷之鄙談。論遼史樂志有大食調曲譜，譌作大石，因有小石調配之。其意以大食爲國名，如龜茲之類。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詩號「至寶丹」，秦觀詩號「小石調」，不由曲譜之譌。其論五六工尺上四合凡一爲出於宋樂書，亦未免附會。考南曲無凡一上字，有高下之分。宋時樂歌，未必分南北曲也。」此特其一二節之小疵，要自大體言之，南北曲之崖略，猶賴是編窺見一斑也。

3. 王世貞藝苑卮言 王氏論文，平詩，泛泛無多創解；其說曲有可取者。藝苑卮言論詞曲之起原曰：「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

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又曰：「曲者詞之變自金元人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采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過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見音律變更。新聲代起，文詞卽因以殊科也。其平各家得失，亦至精賅。

4 呂天成曲品 自號東海鬱藍生，著曲品三卷。分舊傳奇，新傳奇，散曲三者。舊傳奇分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四目。新傳奇分列九等。所平並屬南曲。其自序曰：「凡南劇，第一要事佳，第二要說目，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宮商，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閒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脚色派

得勻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但今作者輩起，能無集乎大成？十得六者，便爲璣璧；十得四五者，亦稱翹楚；十得二三者，卽非砢砢。具隻眼者，試共平之。括其門數，大約有六：一曰忠孝，二曰節義，三曰風情，四曰豪俠，五曰功名，六曰仙佛。元劇門數甚多，南劇止此矣。按其書搜羅既富，評鷺亦允。知於此道確有心得，非苟爲雌黃褒貶者所能爲也。

5. 徐渭南詞叙錄 徐文長著南詞叙錄一卷。北雜劇有點鬼簿院本，有樂府雜錄，曲選有太平樂府。惟南戲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是編非僅著錄曲目，於南劇之起源、作法及南北劇之同異，亦略加論列，足爲平詞之一助云。

6. 王驥德曲律 王氏著曲律四卷。較魏良輔曲律僅十餘則者，疎密迥別。其第一卷論曲源，總論南北曲，及調名。第二卷論宮調，平仄，陰陽，韻，閉口字，務頭，腔調，板眼，家數，聲調，章法，句法，字法，襯字，對偶等事。三卷論用事，過搭，曲禁，散套，小令，詠物，俳諧，險韻，巧體，劇戲，引子，過曲，尾聲，賓白，科譚，落詩，部色，訛字。四卷雜論及曲之亨屯。於南曲之瑕瑜，莫不窮其窳窳。究厥旨歸，足與詞隱南九宮譜並存。信乎倚聲者

之圭臬也。

元明兩代小說作品綦繁，而平小說之文，不可多觀，茲故存而不論。

第十一章 清代批評史

清代文學，踵武前修，無以遠過。其批平家言，則雲蒸霞蔚，富有日新，彬彬乎稱一時之盛焉。茲仍分詩、詞、曲、駢散文四者述之。

(一) 詩平

清代詩話之作，無慮數十家。總其所論，或整理舊聞，或獨抒己見。究厥旨歸，約別數端，分述如左：

1. 神韻說。鄭方坤清詩家名人小傳：「王士禛上溯三百篇，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製，靡不窮其派別，而折衷其旨歸……故其爲詩，籠蓋百氏，囊括千古，而尤經營於陶、孟、王、韋諸家。獨得象外之旨，絃外之音……蓋自來論詩者，或尙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士禛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數者，悉舉諸此矣。」推崇備至。趙翼甌北詩話則曰：「阮亭專以神韻爲主。如秦淮雜詩，有感於阮大鍼燕

子箋事云：『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仍恨孔邠官。』儀徵柳耆卿墓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醞藉含蓄，實是千古絕調。然專以神韻勝，但可作絕句，而元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豪邁津切』者，往往見絀。終不足入而受敵，爲大家也。』所言較爲平允。大抵清初詩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競尙宋元。旣而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縝黠，流爲對句之小詞。七禎乃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律以杜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其甥婿趙執信作談龍錄以詆之，其後遞相祖述，入主出奴，嘒嘒然訖無定說。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渺爲宗，趙以思路巉刻爲主，王之規模關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提要說）

2. 寄託說。屈復所作詩篇，大率多殘山剩水之思，麥秀黍離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輒向黃河，亂流欲渡，令人纍欵增戚而不能已。其論詩專以寄託爲主。謂

「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姑借題發揮，必沾沾然，執是數者求之，是謂買櫝而還珠。知復之寄託，固自有不可窮詰者，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爲外人道也。」（清詩家名人小傳）

3. 聲調說。趙執信嘗聞古詩別有律調，請業於王士禎。士禎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鈎稽，竟得其法，因著聲調譜一卷。其例：古體詩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三平爲正格，其四平切脚，如李商隱之「詠神聖功書之碑」。兩平切脚，如蘇軾之「白魚紫蟹不論錢」者，謂之落調。柏梁體及四句轉韻之體，則不在此限焉。律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爲單拗，出句如杜甫之一清新庾開府，對句如王維之「莫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其他變例數條，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結句不相對偶者，則不在此限焉。其說頗爲精密。（提要說）後翁方綱小石帆亭又著錄王文簡古詩平仄論一卷，謂「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必仄，第四字第五字平仄

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之諧也。至其出句第二字平，第五字仄，其餘四仄五仄亦諧，落句第五字平，第四字仄，上有三仄四仄，亦皆古句正式。古大家亦間有別律句者，然出句終以二五爲憑，落句終以三平爲式，間有雜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究亦小疵也。若仄韻到底，間似律句無妨，以用仄韻半非近體，其平仄抑揚多以第二第五字爲關捩也。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爲正。」與趙說互相發明。夫詩有家數焉，有體格焉，有音節焉，三者常相因而不可泥也，相通而不可紊也。（翁說）學者於此，正宜舉一而反三，不可得一而廢百，斯足與言古詩矣。

4. 肌理說。翁方綱詩宗杜，韓，蘇，黃，多至六千餘篇。其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澈洋溢於其中。雖瓣香杜少陵，東坡，初不以一家執也。

5. 格調說。

沈德潛選古詩原，唐，宋，元，明詩別裁，橫截衆流，獨標心印。古體必宗

漢魏近體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視爲別派。袁枚嘗貽書駁之曰：「詩有工拙而無古今……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答沈宗伯論詩書）夫格調誠學古者所宜重，然拘守跡象而不知變通，則依倖門戶，皮傅自矜，亦何足與之言詩哉。德潛又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見袁枚引）枚駁之曰：「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答沈書）夫言非可以一端盡，沈氏之說，誠未足了。賅詩學之大全，然較之翁、袁兩家持說，究近正軌也。

6. 性靈說。袁枚論詩，主性靈之說，以爲詩者人之性情，性情之外無詩也，與諸家之說立異。其答施蘭垞書曰：「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

唐宋以相敵，是己之胸中，有己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

（小倉山房文集）又曰：「今之詩流有三病焉。其一，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其一，全無蘊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講聲調，而圈平點仄以爲譜者……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愼乎。」（隨園詩話）蓋抹殺一切，惟尊性靈；然在不善學者，又將失之浮淺，有如村嫗啾啾，皆以爲詩，其流弊可勝言哉。

諸說之外，山陽有潘德輿著養一齋詩話，宗法曹陶李杜，探源風騷，而同其用於春秋。孟子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也。」其立論尤爲知本。其後李慈銘、譚獻皆推本情性，導源雅頌，亦頗有以詩爲史之意。獨王闔運憲章八代，宗緣情綺靡之旨，不諱摹擬形似焉。

（二）詞曲平

自宋訖清，學士平詩者多，論詞曲者少。清初撰詞曲者，如沈雄古今詩話六卷，王又華古今詞論一卷，徵引頗雜，不足據爲定論。又查繼超詞學全書十四卷，則輯錄

毛先舒填詞名解四卷，王又華古今詞論一卷，賴以邠填詞圖譜六卷，續集一卷，仲恒詞韻一卷，彙爲一編，無所發明考正。茲並不述，述徐、朱諸氏之書焉。

1. 徐鉉詞苑叢談 徐氏著詞苑叢談十二卷，專輯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采摭繁富，援據詳明，足爲論詞者總匯。江南通志稱：「鉉少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餅金購去。貽詩曰：『中朝携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一聲鉄笛起相思。』則鉉於倚聲一道，自早歲卽已擅長。故於論詞，亦具有精鑒，非苟作也。惟其間徵引舊文，未盡註其所出。同時朱彝尊、陳維崧等嘗議之，亦自欲補綴而未盡也。」（提要說）

2. 毛奇齡西河詞話 毛氏著詞話二卷，據西河合集敘目稱，書本四卷，佚其二卷，不敢質補，故僅以半刊行。王暉今世說稱奇齡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爲大率託之美人香草，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愴。又能吹簫度曲，是奇齡填詞之功，較深於詩。其論沈去矜詞韻一條，具見精審；述詞曲變爲演劇，縷陳始末，亦極賅悉。而其遠溯六朝樂府，以辛棄疾、蔣捷爲別調，亦與程明善嘯餘譜之主風詩者，同一探源之

說，未可厚非者也。

3. 朱彝尊詞綜 朱氏編詞綜三十四卷，輯唐宋金元詞凡五百餘家，去取既具有精鑒，考正亦極其覈詳。其平日論詞，嘗以姜夔爲詞家正宗，而以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爲之羽翼。謂「自此以後，得其門者或寡。」又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南渡。」（見提要）與彝尊齊名者有陳維崧。論詞主步武蘇辛，以五代、北宋爲歸。立說與之相反。嘉慶以前之詞派，由是遂分。彝尊後又有厲鶚，而浙派之說始盛。後進效之者，往往以姜、張爲止境，遂多巧構形似之言，而古意漸失矣。

4. 張惠言論詞 方浙派大盛之日，其有振北宋之緒，別樹常州派之幟者，則張惠言唱之，周濟和之也。惠言論詞，以立意爲本，協律爲末，立說未免稍偏。至謂「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則誦法北

宋爲周濟，龔自珍，楊傳弟，莊棫，譚獻諸氏之所本也。

5. 周濟論詞 周濟師法惠言，選宋詞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爲四大家。而以晏殊以下四十七家，分列於四家之下。惟推重吳文英，而以姜夔附於辛棄疾，與張說不盡合耳。其論詞謂：「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鑿心切理，言近指遠，風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問涂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于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四家詞選敘）又謂：「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張姜二字橫亘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羣聚而和之，并爲一談，亦固其所也。」此其同主北宋而立論，復小異於張氏者也。

6. 戈載論詞 戈氏選宋七家詞，一，周邦彥，二，姜夔，三，史達祖，四，吳文英，五，周密，六，王沂孫，七，張炎。餘子非所尙也。其言：「夢窗以綿麗爲均，運意深遠，用筆幽邃，鍊

字鍊句，迥不猶人。貌觀之，雕績滿眼，而實有靈氣行乎其間。細心吟繹，覺味美于回，引人入勝。既不病其晦澀，亦不見其堆垛。與清眞、梅溪、白石並爲詞學之正宗，一脈眞傳，特稍變其面目耳。猶之玉溪生之詩，藻采組織，而神韻流轉，旨趣永長，未可妄譏其獺祭也。」說同周濟。其言：「白石之詞，清氣盤空，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其高遠峭拔之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詞中之聖也。」又言：「玉田以空靈爲主……婉麗爲宗……善學之則得門而入，升其堂，造其室，而可與清眞、白石、夢窗諸公互相鼓吹；否則浮光掠影，貌合神離，仍是門外漢而已。」指符惠言。其不取蘇、辛，則又與浙派之說合。戈氏蓋參酌諸家折衷。一是者也。其於詞律，校正尤精。凡不協律者，雖美不錄，則尤非諸家所可及矣。

7. 馮煦論詞 馮氏據汲古閣毛本宋詞編六十一家詞選。其敘言謂：「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爲北宋倚聲家初祖。劉攽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

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信然。」是進而主唐五代者也。

(三) 曲平

清人平曲之書，焦循劇說六卷，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加以考覈，收羅極爲繁富。特宮調音律，非其所詳。李調元雨村曲話二卷，所論視焦書爲省，而言「曲貴當行，不貴藻麗，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干涉。故荆，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材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漸開琢句修詞之端也。明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秋，碧，輩，雖無耑本，而製曲直闖其藩，元音未絕。自梁，伯，龍，出，始爲工麗濫觴。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會，詞尙華靡。弇州於此道不深，徒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不知非當行也。故吳，音一派，竟爲勦襲靡詞。如綉，閣，羅，幃，銅，壺，銀，箭，紫，燕，黃，鶯，浪，蝶，狂，蜂之類，啟口卽是，千篇一律。甚至使僻事，繪隱語，不惟曲家本色，語全無，卽人間一種真情話，亦不可得。元音之所以塞而不開也。」其言良是。以曲劇不尙藻績，猶之古詩無取排，律也。次則有劉，熙，載，詞，曲，概，論曲辨聲音，聲分平仄，頓送，陰陽，音則有出字，收音，圓音，尖音之別。其理頗微，非諸家所能及。而梁，廷，柟，曲，話五卷，亦間

論律，而終以文爲主。李黼平序其書，謂：「世之論曲者，不以文，以律。曰：某字宜平而仄，與五聲乖也。曰：某字宜陽而陰，與九宮戾也。夫律則何譜之有？三百篇之與韶武，不啻遠矣。而孔子絃歌以合之，律果有譜乎？予觀荆、劉、拜、殺、暨玉茗諸大家，皆未嘗斤斤求合於律。俗工按之，始分出襯字以爲不可歌。其實得國工發聲愈增韻者也。故曲無定，以人聲之抑揚抗墜以爲定云云。」不知詩有選詞以配樂，或由樂以定詞兩者之別。旣名爲曲，則自當以音爲主。舍音論文，究非確說。至金聖歎取西廂記而割裂之，以意更改，則強作解事。然標新領異，時有神解，則文平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四) 駢散文平

(一) 桐城派

清初平文之士，如侯朝宗、魏禧、邵長蘅、汪琬輩，承明季錢謙益、艾南英之說，遠法歐曾，近效歸有光，開一代文人風氣。至方苞、姚鼐出而義法益嚴，遂獨立一幟，以「桐城派」名於世矣。曾國藩、歐陽生文集敍曰：「乾隆之末，桐城 姚姬傳善爲古

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大魁，及其世父范……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吳敏樹與歐陽後岑書辨之，頗以宗派之說爲足以誤人。然當時文人之風氣，固羣以標榜門戶，震動流俗也。是烏可以不論？

方苞論文，始揭義法之說。其書史記貨殖傳後曰：「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次則昌黎韓子。然其後義法，皆顯然可尋。」又書史記十表後曰：「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詞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志、考敘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蓋以義法爲史記、五代史及韓柳諸家行文之標的也。錢大昕平

之曰：「方氏文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模，視世俗冗蔓揉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奇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氏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缺而不載，非本有所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勛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使之增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率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他說，此史家存類之法。

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創。亦不知而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識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潛研堂文集與友人書）其詆排方氏，至中竅要，知據私見立說，壟斷文壇者，皆拘攣之偏解，難免貽大雅之譏也。

姚鼐私淑望溪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文之傳繫之已也。（吳敏樹與歐筱岑書）其古文辭類纂敘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厲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厲其粗，中而厲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楊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

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謂之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爾後曾國藩專言格律。曰：「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繫一領。否則首尾橫決，陳義蕪雜，滋多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竟爲僻字澀句，以駭庸俗，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復陳右銘書）按清初顧炎武著救文格論，於史文書法，研核至審。較之曾氏之說，精粗迥別。知桐城派之所謂格律者，特津津於筆法之末，未足言史法之深。故錢大昕譏其不知義法。至神理之說，韻文所尙，求諸散文，或不免於課寂叩虛，尤非吾之所敢知矣。（姚永樸文學研究法以紆徐搖曳之筆爲神，豈記事者之正則哉？）然曾國藩嘗欲以戴、段、錢、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

文章，比於桐城，規模遠矣。其弟子張裕釗，吳汝綸，差能繼軌，桐城之說，賴以不墜。夫桐城派之文，雖不足紹，然其清潔雅正，足箴江湖叫囂之習，其功亦何可盡沒哉？

(2) 浙東派

章學誠文史通義善言學術流別，而其文德、文理、文集、質性、點陋、嫌俗、古文、公式諸篇，於散文義例，言之綦詳。其古文十弊箴，砭當時批評家之失，尤中肯綮。其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莫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屋，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擇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秤，布圍棋子，必不合矣。」其十又曰：「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平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彙括，故於文體所具，

不盡全也。平選之家不察其故，悞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詭爲終篇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途，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是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於唐順之、茅坤以來，一般平選家之謏聞淺見，力加糾正。足以挽江河於日下，令學者撥雲霧而見青天，其功烈亦云偉矣！

(3) 儀徵派

當桐城派風靡全國之際，有別樹一幟，與之對抗者，爲儀徵文派。則阮元、阮福父子倡其首，劉師培繼其跡焉。阮元著《文言說》，謂「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

有文者也。……孔子之所謂文也。……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其子阮福更綜取六朝，唐人之所謂文筆，詩筆之辨，見筆與詩文，絕非同物。見宋明以來，學者以筆爲文，絕非確解。劉君又著廣文言說，文筆詞筆詩筆考，以證成阮說。申明文詁，以藻績成章爲其本義。故魏晉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爲文，而昭明文選，亦以沈思翰藻爲文也。唐宋以降，此義不明，散體之作，亦入文集，以筆冒文，誤孰甚哉？並主張駢偶，擯散體於文學之外者也。由是宗六代者下視唐宋，學唐宋者亦絀六代，各挾偏見，以相求勝。自今日觀之，兩者皆過去文學之一體，不足盡文體之大全。王闔運乃言：「古今文體，分單複二派。蓋自六經已來，秦漢之後，形格日變，要莫能再創他體也。至詭異者莫如陳隋駢四儷六，古文所無，蓋由宮體而變。晉宋諸賦，雖有偶句，非其趣也。文孔演易，全用複體，商書多單，周書多序複於單，尤爲雋永。……複者文之正宗，單者文之別調。以徐庾爲駢體則非。」（王志）言單複用各有當，信足解兩家之紛，而使之各尊所聞，各行其是也。

(4) 魏晉派

桐城儀徵兩派，主散宗駢，各有所尚。至汪中，李兆洛之倫，則又上法魏晉，以求復古代駢散不分之體焉。厥後譚獻亦以此說倡於南中。其復堂日記曰：「明以來文士心光埋沒於場屋殆盡。苟無擢廓之日，則江河日下。予自知薄植，竊欲主張石莊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菴，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駢散爲粗迹，爲回瀾。八荒寥寥，和者實希。」又曰：「吾輩文字，不分駢散，不能就當世古文家範圍，亦未必有意挾此藩籬也。不謂三十年來，幾成風氣，約略數之，如謝枚，如楊聽臚，莊仲求，莊中白，郭晚香，孫彥清，褚叔寅，袁爽初，諸渥菊皆素交，新知則有朱文笏，范仲林。近日始見蔡仲賢，王子裳之作，所造不同，皆是物也。」可見當時風氣之盛，而論者乃不知四六與駢體之別，每以不別駢散之文爲別體，則囿於習俗，未足與之言文章流別也。

上述各家，文體雖殊，用意則一。達意記事，時人優爲。若夫校練名理，甄辨性道，則諸家皆謝短矣。於是餘杭章炳麟主張魏晉名理之文，其論式曰：「當魏之末世，晉之盛德，鍾會，袁準，傅玄皆有在家言，時時見他書援引，視荀悅，徐幹則勝。此其故何

也？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然則王弼易例，魯勝墨序，裴頠崇有，性與天道，布在文章。賈董卑卑，於是謝不敏焉。」又曰：「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說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萬世師矣。……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彊筭，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爲魏晉。然則依放典禮，辨其然非，非涉獵書記所能也。循實責虛，本隱之顯，非徒竄句遊心於有無同異之間也。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預之以學。」則舍形式而注重內函，故取魏晉人文學之析理精微也。

本卷參考書列下

卜商詩大敍

鄭玄詩譜敍

揚雄法言吾子篇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傳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

王充論衡超奇篇制作篇藝增篇自紀篇

曹丕典論論文

曹植與楊德祖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陸機文賦

陸雲與兄平原書

摯虞文章流別論

范曄獄中與諸甥書

陳壽三國志王粲傳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陸厥與沈約書

沈約答陸厥書

顏延之庭誥論詩

蕭統文選敘

蕭綱與湘東王論文書

劉勰文心雕龍

鍾嶸詩品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

江淹雜體詩敘

裴子野雕蟲論

徐陵玉臺新詠敘

顏之推家訓文章篇

周書王褒庾信傳贊

李延壽南史文苑傳敘論 又北史文苑傳敘論

劉知幾史通

元結篋中集敘

柳冕答荆南裴尙書書

裴度寄李翱書

元稹古樂府題敘 又敘詩寄白樂天 又上令狐相公詩敘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獨孤及皇甫冉詩集敘

韓愈進學解 又答李翊書 送孟東野敘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李翱答王載言書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李德裕文章論

司空圖詩品 又與李生論詩書

歐陽修蘇子美文集敘

又梅氏詩敘論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張耒答李推官書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敘

嚴羽滄浪詩平

沈義府樂府指迷

郭茂倩樂府詩集敘

陸游上辛給事書

吳澂別趙子昂敘

宋濂答張秀才論詩書

高棟唐詩品彙敘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書

茅坤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唐順之記李方叔論文語

袁宏道與江進之書

東海鬱藍生曲品

顧炎武救文格論 又日知錄文辭欺人 文人摹倣之弊 文人求古之弊

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

魏禧伯子文集敘 彭躬菴文集敘 論世堂文集敘 宗子發文集叙 陸

縣圃文集敘 答計甫草書 答施愚山書

汪琬答陳靄公書二

邵長蘅鈔古文載敘 又與魏子叔論文書

方苞書歸震川文集後 又書史記貨殖傳後 書史記十表後

王源與陸紫宸書

茅星來用說 又說文一首贈立夫

沈庭芳書方先生傳後

張望文辭

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阮元文言說 四六叢話敘

阮福文筆對

劉開書文心雕龍後 又與阮芸台論文書

與王子卿論駢體書

章學誠文史通誼詩教上下 博約上中下

言公上中下 文德

文理

文集 辨似 感遇 質性 古文十弊

詩語 匡謬

紀昀四庫書目提要

馮班古今樂府論

王士禎唐賢三昧集敘

趙執信聲調譜 翟翬聲調譜拾遺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

李兆洛駢體文鈔敍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敍 詞選敍

周濟宋四家詞選敍目 又介存齋論詞雜著

彭紹升復魯絜非書

姚鼐古文辭類纂敍 又復魯絜非書

包世臣文譜 答張翰風書 與楊季子論文書 再與楊季子書

曾國藩聖哲書像記 復吳南屏書 歐陽生文集敍 歸震川文集敍 復

陳右銘書 復李眉生書 三十家詩鈔敍

吳敏樹與歐陽筱岑論文派書

杜文瀾古謠諺凡例

王闈運湘綺樓論文 八代文粹叙

沈甯父新傳奇品

劉師培文說五則

又廣文言說

文筆詞筆詩筆考

章炳麟文學論略

論式 訂文

正名雜義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

人間詞話

曲錄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

胡光燁中國修詞學史

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兒島獻吉支那文學考

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

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

中國文學批評史終

· 大學用書之一 ·

文選學

駱鴻凱著 精裝一冊 二元五角

— 本書目次 —

- | | | |
|------|-------------|----------|
| 纂集第一 | 撰人事跡生卒著述考第六 | 附編一 |
| 義例第二 | 徵故第七 | 文選分體研究舉例 |
| 源流第三 | 評騭第八 | 附編二 |
| 體式第四 | 讀選導言第九 | 文選專家研究舉例 |
| 撰人第五 | 餘論第十 | 選學書著錄 |

本書為著者在南北各大學講疏之作。所見平實周密，納於鎔裁。全書凡十篇：首敘文選纂集、義例；繼以源流、體式；終之導言、餘論。開示涂轍，無復贅義。近來各大學中國文辭講座悉奉文選為不祧之宗。而私家肄習，允為迷津之筏。此編綱舉目張，源流賅備，名言絡繹，故實繽紛。自昔曹憲、李善諸公，以文選名學，蔚為風尚。近代阮芸臺揭蘊斯體，以為文章正宗。得駱君之作，彌足津逮，洵為承學之士所宜手置一編也。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大文學史

謝无量著
精裝一冊
二元七角

版以來，盛譽滿海內，迄已十餘載。欲窺中國文學史之梗概者，本書足以當之。內容分五編，編各分章，章又分節，條例分明，敘述詳盡。第一編緒論，述文學之定義、文學之起原及變遷、古今文學之大勢、中國文學之特質。第二編上古文學史，述遠古文學之淵源、五帝文學、夏商文學、周之建國及春秋前之文學、孔子與五經、春秋時雜文體、戰國文學、秦文學。第三編中古文學史，述漢高創業與楚聲之文學、博士派之文學、貴族之倡導、武帝時代文學之全盛、昭宣以後之文學、經術變遷與文學之影響、二班與史學派、東京之詞賦與詩體、王充與評論派之文學、佛教

之輸入、魏晉老莊學派及名理之影響、太康文學、晉之歷史家與小說家、永嘉以後之文學、南北朝佛教之勢力及文筆之分途、元嘉文學、永明文學、梁文學、陳文學、北朝文學、隋之統一及文學。第四編近古文學史，述唐初文學與隋文學之餘波、上官體與四絕、武后及景龍時文學、開元天寶之文學、大歷文學、韓柳古文派、元和長慶間之詩體、晚唐文學、五代詞典、宋文學、慶歷以後之古文復興、黃庭堅及江西詩派、道學派與功利派之文體、南渡後之詩體、宋四六、宋之詞曲小說、遼金文學、元文學及戲曲小說之大盛、明初文學、臺閣體、弘正文學、嘉靖萬曆文學、明之戲曲小說。第五編近世文學史，述清初遺臣文學、黃宗羲顧炎武、康熙文學、乾嘉文學、清代之戲曲及小說，末附道咸以後之文學及八股文。材料豐富精當，堪稱巨著。

文學史之作，用以述文學之源流派別，以及歷代各派各家之興革盛衰，取材務求廣博，辨別務求精當。本書為梓潼謝氏之傑作，出版以來，盛譽滿海內，迄已十餘載。欲窺中國文學史之梗概者，本書足以當之。內容分五編，編各分章，章又分節，條例分明，敘述詳盡。第一編緒論，述文學之定義、文學之起原及變遷、古今文學之大勢、中國文學之特質。第二編上古文學史，述遠古文學之淵源、五帝文學、夏商文學、周之建國及春秋前之文學、孔子與五經、春秋時雜文體、戰國文學、秦文學。第三編中古文學史，述漢高創業與楚聲之文學、博士派之文學、貴族之倡導、武帝時代文學之全盛、昭宣以後之文學、經術變遷與文學之影響、二班與史學派、東京之詞賦與詩體、王充與評論派之文學、佛教

語言與文學

並裝一冊
四角

本書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諸作家最精粹之結集。所輯各文，均屬各家精心之傑構。計有朱自清作之詩言志說，楊自達作之司徒司馬司空釋名，王力作之古韻分部異同考，浦江清作之逍遙遊之話，陳寅恪作之狐臭與胡臭，聞一多作之釋省俗（契文疏證之一），許維適作之登州方言考略，高松兆作之秦書考，畢鐸作之詩「執訊獲醜」解，孫作雲作之九歌非民歌說，彭慶天作之樂府始於漢武帝辯，余冠英作之樂府詩集作家姓氏考異，李嘉言作之昌谷詩校釋，陳國良譯斯坦因（A. Stein）原著之中亞所出漢繡殘片及漢代尺度，計輯文十四篇，均屬一家之言，足供研究語文者之參考。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

中華書局發行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无量著 精裝一冊 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起自上古，迄於近世。考歷代婦女文學之升降，以時繫人，附其製作，合者固加以甄錄，僞者亦附予辨析。因將會其淵源派別，爲自來婦女文學之總要。惟古時婦人專集，多就亡佚，清代可考者較多，故茲編至明而止，清以下當別采集以爲續篇也。舊選咸不錄詩經，此乃婦女文學之祖，如何可闕，故考四家義，確知其何人所作者，並以入錄，後世謂詩經多婦人矢口成章，然是說晚出，非古義，又不知誰何作者，殆未可從矣。自詩經以下，其他篇章，亦擇其精者，並先述作者小傳。其事無可稽，而文采不可沒者，亦偶著之，此本書體例之大略也。計分三編：①上古婦女文學，述周代以迄春秋戰國；②中古婦女文學，分述兩漢、魏、晉、南北朝、唐、五代；③近世婦女文學，分述宋遼元明。褒然巨帙，足資考訂。

清代婦女文學史

梁乙真編 精裝一冊 一元三角五分

本書承接謝无量先生編之「中國婦女文學史」後，專述有清一代之婦女文學。材料搜羅極富，舉凡漢滿閩閩名媛、娼門、女寇，以及難女、丐婦等，都三百餘人。其文學之有價值者，無不收輯。敘述極有系統，對於明清絕續之際，文學蟬蛻，述之爲第一編。詞王漁洋、袁隨園、方正齋、阮芸蓀等，先後出而鼓吹倡導，蔚爲婦女文學絕盛時代，述之爲第二編。陳頤道出、鼓吹倡導之力，亦頗可觀，述之爲第三編。自後以迄清末，述之爲第四編。此外，婦女文學家之有詩而無史者，或其生平年代不甚顯著者，則雜述爲第五編。末附清代婦女著作家表及人名索引表，尤便讀者參考檢查。

明代婦人散曲集

王端淑選輯 盧冀野校訂 並裝一冊 二角五分

本書凡明代婦女所作之散曲，蒐羅極富，且多不經見於他書者。作家有：黃峨、徐媛、梁孟昭、沈蕙端、郝湘娥、沈靜亭、呼祖、蔣瓊瑣、楚妓、馬守貞等十二人，每一作家，繫以小傳，作者生平事蹟，他書所未能詳者，舉備於是，足可考見作家生平，尤爲婦女文學史上極珍貴之材料。書末有附錄二：一爲吳蘋香手書曲箋真蹟，筆姿娟秀可愛，與原蹟不爽累黍。二爲婦人曲話一卷，上元下清，俱備一編，自元代婦人以迄清代閨秀所作之散曲，已盡於此矣。

中華書局出版

歌德研究

宗白華等著

一冊 八角

本書選輯關於研究歌德之重要文章十七篇，復加入徐仲年、范存忠先生等專為此書寫作之論文數篇。內容依各文之性質分為五部：①歌德的人生觀與宇宙觀；②歌德的人格與個性；③歌德的文藝；④歌德與世界；⑤歌德紀念。

郭果爾研究

岡澤秀虎著

韓侍桁譯 一冊 四角

第一章敘述郭果爾的時代，其個人與當代文人之關係，在當代之地位，以及同時代文人對於郭果爾之評論；第二章敘述郭果爾之藝術及其價值與特色，對於如何理解郭果爾的藝術問題，予以實際的解答；第三章敘述郭果爾的生活與思想，他的苦悶的根源，他的思想的衝突之由來，以及許多有趣的生活史實。

日本小品文

德富蘆花等著

繆崇羣譯 一冊 二角

本書譯自日本德富蘆花，鈴木三重吉、高濱虛子及吉田弦二郎等四家之小品文共十餘篇。所採諸文，均為各家之代表作，格調清麗，思想高超，譯筆流利，手此一冊，不難窺見所謂東洋風物人情之全豹也。

紫色炸藥

程朱溪著

一冊 三角

本書為一短篇小說集，內容有：較、紫色炸藥、父與子、俘虜、強盜等七篇，所寫為中華民族在外力壓迫下一些微末人物所遭受的苦難。作者的作風，頗與莫泊桑、科羅倫科等有相似之點，寫情寫景，都由小處著筆，而激起讀者強烈之同情。

德國短篇小說選

胡啓文譯

一冊 五角五分

包含小說八篇，克爾撒的旅店，寫瀟灑之韻事，狀男女之私情。彼得須萊米耳，旨在詮釋靈魂較金錢尤貴。諾布伽，寫少女之幽怨，包辦婚姻之不自由。洪水與豎琴，寫死之恐怖。瓦爾特伯爵和海根達夫人，寫武士之游俠。跳舞的公主，係一想像奇譎之童話。牧羊郎克勞斯，則為一膾炙人口之民間傳說。

小學教員

鄭延毅譯

一冊 六角

Marcel Pagnol: Topaze 本書曾獲得一九三六年上海中法聯誼會文學獎金。內容描寫金錢的權威和金錢的罪惡。其價值在觀察正確，描寫細膩；餘加篇幅的支配，次要人物的陪襯，觀察奮興的調劑，都經過長度的思量，而尤注重心理的描寫。上海戲藝社會改名為「一人之初」公演多次，頗獲觀衆之稱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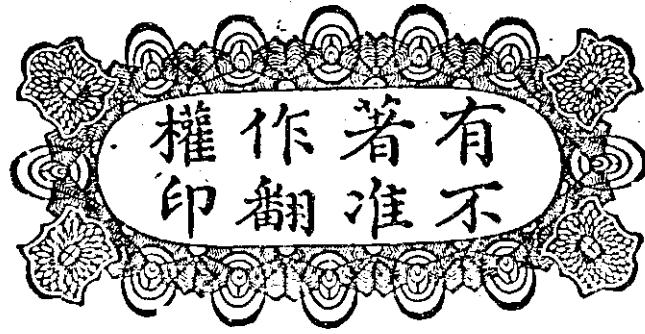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二月發行
民國廿九年二月六版

文學叢書
第一種

中國文學批評史(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一元〇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陳 鐘 凡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統)(四六八九)